



呈

繪

隱密處的靈交

# IN THE SECRET OF HIS PRESENCE

BY

G. H. KNIGHT

TRANSLATED BY

WANG MING TAO

SECOND EDITION

---

PUBLISHED BY

THE SPIRITUAL FOOD QUARTERLY

29 KAN YÜ HU-TUNG

PEIPING

Price Cloth 90 Cents each  
Paper 30 cents

Postpaid

隱密處的靈交

## 原序

除了一些專一注重靈修的書以外，近代一切實用的基督教文字大多數都是側重基督徒生活外面的表現過於裏面的經驗。

這一類的書對於基督徒的人生有極大的益助，實在是多多益善的。但是同時還需要一種別的書籍，單單講論裏面心靈的經驗，這種裏面的經驗正是使外面看得見的人生得着生活力的。

本書就是屬於這一類的，講明一些與神在隱密處交通的特殊權利，勉勵基督徒多多與神交通，而且使這種交通日漸延長。

若是這本書能幫助閱者更多實覺出來從隱密處的默想與禱告所得的喜樂，牠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 譯者序

一九二七年秋譯者往吉林省垣工作，承邱如春教士以英文本本書一冊相贈，離吉垣的那日，坐在吉長鐵路列車中，草草看了一遍，覺得其中屬靈的教訓非常豐富；因此想到如能將這本書譯成華文，必能幫助許多中國的基督徒。惜數年來各方奔走講道，此外尚須撰著靈食季刊文稿，很不易得着長時間立時成就這一件工作；只得隨時抽暇翻譯一二章，繼續着在靈食季刊內發表，計自一九二八年春到本年夏，經過兩年多方得竣事。經過這一次的譯述，遂使譯者由詳細閱讀中得着更多的益助，因此也更覺出這本書的價值與效用是非常的大，實在有介紹與多數基督徒的必要。

本書最好的地方，就是牠的每章每段都是用經驗的話述說在隱密處

與神靈交的需要與效益。正是因為牠是經驗的話，所以令人越讀越喜歡讀。越讀越感覺到牠濃厚的意趣；讀到末了，更清楚知道基督徒屬靈的生活中，爲甚麼有這樣多的失敗，同時又可徹底明瞭當怎樣方能得着基督徒靈界生活中的勝利。讀過這本書以後，再能每日實用牠裏面的教訓，不愁得不着靈界最大的福祉了。

譯者，一九三〇，七，二五，北平。

# 隱密處的靈交目錄

第一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需要.....	一
第二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一切開向世界的門都必須關起來.....	七
第三章	當我們豫備獨自與基督晤對的時候他要到我們這裏來.....	一五
第四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模範.....	二五
第五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升到一個異象的山頂上.....	三五
第六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自己的真面目.....	四三
第七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得以坦然無懼的承認自己的罪.....	五三
第八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可以覺出由基督的體恤所來的安慰.....	六一
第九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真實得着憂傷痛悔的心所蒙的福.....	七一
第十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一個被壓制的良心立時得着解放.....	八一

隱密處的靈交 目錄

二

第十一章	獨自與神陪對的時候煩擾的心立時得着平安……………	九一
第十二章	獨自與神陪對的時候我們得以接近未見的事物……………	一〇一
第十三章	獨自與神陪對的時候我們可以聽得最清楚聖靈的見證……………	一一一
第十四章	藉着獨自與神陪對我們能以重新得着能力……………	一二一
第十五章	獨自與神陪對的時候我們容易勝過人生一切失意的事……………	一三一
第十六章	獨自與神陪對的時候我們發現工作能力的來源……………	一四三
第十七章	獨自與神陪對的時候我們屬靈的願望更加熱烈起來……………	一五三
第十八章	獨自與神陪對的時候生命的餅成爲最甘美的……………	一六三
第十九章	獨自與神陪對的時候一切自私的感覺都被驅逐出去……………	一七三
第二十章	獨自與神陪對的時候我們明白完全奉獻的喜樂……………	一八三

# 隱密處的靈交

## 第一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需要

與神在隱密處有屬靈的交通差不多成爲現代的教會所忘記的一樣。事稱爲基督徒的羣衆中每日能有比五分鐘更多的時間與神單獨晤對的人，數目豈不是很少麼？若是這樣，我們便很容易明白，爲甚麼現代的教會這樣軟弱冷淡，這樣世俗化，這樣不結果子了。古代的信徒所有與神屬靈的交通遠超過我們，因此他們得了很深信仰上的效益，是現代教會所極感缺乏的。自然他們的屬靈生活在幾樣事上比我們略爲狹窄，因爲他們常是以自己爲中心。但是河流寬了水也就不免漸漸變淺，因此今日有一種最要緊的呼聲，是每一個基督徒當注意靜聽的，就是一轉回來禱告，不是少作工，乃是



多靈交；不是減少基督徒的服務，乃是增加在安靜處與神的晤對。」

我們現今是生活在一個極忙碌的時代，極多的事務都來壓迫我們。從清晨到深夜，世事的迷惑牽引總不止息的臨到，身體與腦力都因着長久的勞碌受到很多的損失。生活上必須作的事務需用的時間比從前多；現代的諸般娛樂又很能吸引人將工作的餘暇都消耗在牠裏面；因此一方面有繁冗的事務，一方面有世界的娛樂，中間禱告的時間便差不多完全被侵奪了去。處在這種景況中，信徒在心靈方面是沒有盼望能發展的。

就是真實敬虔的人，他們不是爲世俗和自己活，乃是爲神活着，他們的才能力量已經奉獻給神，他們的時日都爲事奉基督而用，他們以爲主的緣故，服事人爲喜樂——就是這樣的人，若是要保守工作的能力，也是需要許多

安靜的時間與神晤對。當路得馬丁與羅馬教會戰爭的時期，每日有許多的要工，講道，著作，爲真理爭辯，他說：「我每日若沒有三小時的禱告，便不能向前進行。」就是我們中間許多人所作屬世的工作，若是要得着智慧和能力，使我們的工作不至失敗，也是需要很多的禱告。古今有許多爲神所重用成全緊要工作的人，都是與神有很親密的交通。他們因着多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所以得着極大的能力。

古時有許多信徒因爲誤解了這個極大的真理，便完全離開世界，住在荒僻無人的山洞中，作了隱士。他們這樣作，並不盡是因爲要逃避刀劍的逼迫，也不盡是因爲要遠避這污濁敗壞的社會，進入一種清潔高尚的環境中。乃是因爲要多得着與神專誠的交通，與多量安靜的時間，可以思想屬靈的

事。雖然這個方法是錯誤的，常常得不到好的結果，但他們的目的卻是很好的。現代信徒的趨向正是走入於極端與這個相反的一方面，以致信仰差不多完全變成屬世界的事務。今日基督徒生活中最注意的就是社會的事務。古代的大困難是難得信徒熱心到世界裏去改變別人。現代的大困難是難得信徒熱心出離世界去改變自己。信仰的生活只成爲公眾的會集，共同的敬拜，社會的工作；因此在信徒的密禱上，與神的交通便大大的感到缺乏。在這裏明顯有一種危險，因爲單單不住的爲他人作工，必至使自己裏面屬靈的生命日漸軟弱，至終不免哀歎我們所作的都成爲「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的工作。爲要促進多人的熱心，我們需要羣衆的復興。基督的福音有復興羣衆的能力；但是要使我們裏面所得的真理深造並且堅定，我們卻需

要在安靜的地方與神靈交。在密林中的樹長得高大，但是不能穩固，牠們因着互助的關係，生長的很快；及至除去衆樹，只留下其中的一株，經過一次冬季的大風，便即時被摧倒了。惟獨孤單生長在山旁的樹木，因着長久與風抗衡的結果，以致沒有風能將牠拔出來；牠雖經過多次冬日烈風的搖撼，終能屹立不拔。照樣，我們可以被種植。在許多信徒中間，但是惟有在隱密處個人單獨與神有交通，我們方能真長。成爲「公義的樹」，有能力爲他使用。

在現今這忙碌的世代中，我們有超越一切的一種需要，就是多尋求靜聽的時間，在其中我們能聽見在忙碌的時期我們所不注意的天上的聲音。鐘樓的鐘聲在白晝街市囂喧的時候，在最近的幾條街上都不易聽見；但在夜間寂靜的時候卻可以聽到全城，神所以常在夜間同他的僕人說話，一個

緣故就是因爲那時一切都安靜了，也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有許多神的僕人被遭到曠野無人的地方，爲要使他們聽見神所說的話。我們在這不知檢點的生活中，常常遇見疾病和憂愁，或者也是因爲這個緣故，神常有許多要對我們說的話，但是因爲常有許多世界的慾望擾累我們，使我們不能聽見。因此他使外面世界的聲音止息，好對我們的內心說話。有時他在夜間試煉我們，有時他在夜間賜給我們詩歌，有時他在夜間教訓我們，有時他在夜間賜給我們異像；但是若沒有安靜的時間，使他可以十分就近我們，我們也十分就近他，這些好處我們便要全然失去。要豫備領受從上面來的福祉有許多方法，但是最要緊的方法中有一樣，就是「當安靜，用你的心與神交通。」

## 第二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一切開向世界的門都必須

### 關起來

在約翰福音二十章十九節有一句話說，「門都關了。」在這一句極短的話中實在隱藏了深奧的教訓。這段話是記載復活的主在復活後的第一日，晚間怎樣在那門都關了的屋裏忽然顯現出來，站在門徒中間。這是一件奇事，但其中實在包含了一樣極寶貴的真理；更可注意的，就是這段記載是那最屬靈的使徒約翰所敘述的。別的使徒只提到門徒都聚集在房子裏，約翰卻加上這兩句緊要的話說，「因為怕猶太人，門都關了。」他們不但是孤苦無依，也是十分的戰兢恐懼。他們作他們所能作的，盡力信他們所當信的，但總不能得着主復活的喜樂。在這時那復活的主自己靜默奇妙的來在他

們中間，賜給他們平安。那不能受墓前巨石的阻攔已經出離幽墓的主，這時也不能受關了的門的阻攔來站在門徒中間，因為沒有屬地的事物能限制他復活的身體的自由；他對他們所發的問候使他們得了極大的快樂，是他們從來未曾得過的。

他今日與信徒所有一切最好的交通豈不也是單在我們關上門的時候麼？我們要與他有聖潔屬靈的交通需要關上門。他要將他極寶貴的信息並安慰我們的恩言帶來給我們也需要關上門。惟獨在世上的聲音都被隔離的時候，那安靜微小的聲音方能清清楚楚的聽見。這時我們正像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一樣。豈不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的主在教訓我們禱告的時候特別注重當在隱密的地方麼？「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

「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他又說，「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爲善的人。」但是他仍有更深的意思，「你們禱告的時候，不要急忙，也不要遊心外物；要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與一個安靜的時間去禱告，還有比這一切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個安靜的心靈。」

無疑的，有時雖然沒有能關上門的密室，或是外境也不安靜，但仍能得到甘美禱告的時間。尼希米在亞達薛西王面前作酒政，當他拿起酒來奉給王並且與王談話的時候，用他的心向神禱告，他也曾立時蒙神的應允。照這樣，就是忙人中最忙的那些人，在他們繁冗的工作中，或是走在擁擠的街市上，商人在他們的舖店中，勤勞的婦女在她們嬰兒的哭聲裏，旅行的客人在那軋軋的輪聲陣陣入耳的時際，都能以學習將他們的禱告奉獻

到天上的寶座前，並且立時得着應允，使他們得着從上面所來的安慰智慧與能力。這樣的禱告是怎樣的有效力有益處，除非一個信徒實地經驗過，便總不能知道。雖是這樣，但我們如果要嘗到與神靈交完美的快樂，我們必須遠離世上煩擾的事務，尋找特別的所在，並且特別取出一些安靜的時間來。爲這件事，就是從早晨的睡眠或晚間的歇息中特別抽出一些時間來，也是在所不惜的。

主耶穌責備假冒爲善的禱告，有話說：「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信徒實在應當實際遵照着這教訓去行，因爲有許多在內屋中禱告的信徒實在常是效法那些在十字路口上禱告的法利賽人。他們是在內屋中禱告，但故意敞開他們的屋門，希望恰巧有人走進屋來，看見他們跪在

那裏禱告，便想他們真是敬虔的信徒；這樣，他們正說要隱藏自己的敬虔的時候，其實卻已經完全顯給人看了。但是主耶穌這句話中還有比這個更深的意義。他說：「要關上你的心門。」因為屋門關上的時候，心門或是正敞着，容納世上各樣的思慮擾亂。許多基督徒從他們的經驗中知道這是真實的。當他們跪下禱告的時候，世上的思慮、瑣雜的事務，來到心中的比甚麼時候都多。當他們正在尋求單獨與神晤對的時候，不僅止於思慮煩擾，還有許多無用的幻想，都風起雲湧的一齊擁入心中。正是因為這個緣故，當一關上你的心門，一把世界關在外面，被風吹動的水面，不能反映空中的美麗，我們必須擒住那一切要進入我們心中的事務，對他們說亞伯拉罕在摩利亞山下對他的僕人所說的話：「你們在這裏等候，我要前行去敬拜神。」一關上你

的心門，一把不信關在外面，不要容你的心設想你的禱告恐怕沒有甚麼用處。惟獨完全信賴的人方能得着神的應允。「關上你的心門，一把敷衍關在外面。機械的敬虔與人沒有絲毫的益處。若是因爲使良心平安的緣故方禱告，以爲禱告的時候到了，我們必須作完這一樣本分，這不但是一種欺哄神的行爲，並且是一種極大的自欺。「關上你的心門，一把不悔改的心關在外面。信徒在禱告的時候，口中所恨惡的罪也許正是他心中所最戀慕的。神所要垂聽的只有完全真誠毫無詐僞的禱告。『我若心裏注重罪孽，主必不聽。』」

「關上你的心門，一把自己的意思關在外面。求神認可我們自己早已定好的主意，或是要神成全我們自己所願意的，這不是禱告。乃是向神發出命令。每一次的禱告都當發出順服的話來說，『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

思。」這樣禱告好像是過於縮小了禱告的範圍，奪去禱告的效用；但是我們所求的和我們因求所得來的都是照着神的美旨所給我們的，請問還有甚麼福分比這個更大更美呢？

有許多的事物都是我們應當關在外面的；若是我們心中的門緊緊的關嚴了，把以上所說那種種的擾累都關在外面，藉着禱告與主的靈交必要成爲我們一種最大的福樂；因爲復活那日晚間的經驗必要一次又一次的顯於我們，「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 第三章 當我們豫備獨自與基督晤對的時候他要到我們

這裏來

基督常是未得我們的尋求和邀請便到我們這裏來，在我們未曾想望的時候對我們說出賜平安的話來，以致使我們驚奇。就是在一日中最忙碌的時候，在許多紛擾的事務中間，他也常將寶貴的言語送到屬他的人心中，足以扶助我們，使我們喜樂。但是這一位天上的朋友豈不也是像許多世上的朋友喜歡得我們的邀請，有時且要在他未來以先等候我們的請柬麼？若是我們願意他與我們同在，豈不需要豫備接待他麼？我們的心真是常像那古時的伯利恒城一樣；有許多人都聚集在那裏，但是在客店裏沒有容留他的地方；因此他有時要到我們心中來或者須要對我們說：「你要給我豫備

住處。」他爲我們所豫備的好處，只有在他看見我們是豫備接受的時候，方要賜給我們；豫備接受他的恩惠最好的地方，沒有過於密禱的所在的。

信徒果真能希望。基督這樣來到他們那裏麼？若是他自己的話是真實的，他就必定這樣成就。他曾說：「人若愛我……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我們讀到這樣的話，或者要十分驚奇——看這應許好像太大，不易成就！但是我們的主很有興趣的一步一步引到牠的結束。第一步他說：「我也要愛他。」但那或者是一種不顯明的愛，只能覺出來，卻不能說明，這不但不能使我們滿足，就是他自己也不滿足。第二步他說：「並且要向他顯現。」這也或者是在一個遠的地方，或是藉着一些別的事物顯給我們，所以他接着說出第三步：「我們要

到他那裏去；」這還未曾完畢，末了他說，「我們要與他同住。」那不是單來到近處，乃是來到裏面。不但是來訪問，並且是來居住。

我們有沒有思想過，若是這應許照着字面的意思，在外面成就在我們身上，將要怎樣？若是主耶穌縱有一日的工夫回到地上來，照他古時在世上常到幾個門徒家中去的樣子來與我們同住，又將要怎樣？若是他在我們的房子裏居留一日，或是只有一夕在我們的家中與我們圍爐共話，樂意作我們的客人，更將要怎樣？

我們的心中有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思想：「若是基督真來住在我的家中幾日，出來進去留意到我的一切事務，在我的憂苦與喜樂中與我深表同情，告訴我怎樣在這世界上生活，解決我的一切困難，又告訴我超乎這虛浮

生活的一切事，告訴我那屬天的生活，就是他豫備我要我得着的，又囑咐我凡事放心！這樣我的家中將要怎樣充滿了天上的空氣！我要從這位天上的朋友得着何等聖潔的力量！從他裏面要發出怎樣浩大的權能來直進入我的裏面！他要帶來怎樣奇妙的平安與聖潔！我的意念思想要何等的高尚屬靈！他的德行要發出怎樣的光芒來！因他在我這裏，各樣的罪惡將要怎樣完全被克服！在我口中常常發出的忿怒，毀謗，自私，不愛人等等的惡言，將要怎樣完全被掃除淨盡！在這時我的家必要成爲天上的縮像。」

我們也曾思想過這一切的事麼？想不到還有比這一切更大更美的福分，他已經堅確的應許給那些「愛他」的人！就是我們可以得着這位慈愛有能榮耀的主，不但是作我們外面的過訪者，乃是作我們裏面的寓公，一位

不但是在家中的客人，並且是在心中的客人。

使徒保羅寫信給以弗所的信徒說：「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任住在你們心裏。」他豈不是很明白這意思麼？這是遠超過單單的「思想基督」，遠超過「效法基督」，遠超過「跟隨基督」，遠超過將基督的畫像懸掛起來，常常瞻望牠。我們懸掛不在我們面前的我們所愛的人的像片在我們屋內的牆上，有朋友看見說：「這像片真像能說話似的！」我們了解他們的意思，但是我們對我們自己說：「噯！那正是牠不能作的——牠不能對我說話，牠不能勸告我，牠不能安慰我；巴不得這些嘴唇能發出言語來！」但是牠們到底不能說甚麼。像片是一種好的紀念物，但牠不過是紀念物罷了。

保羅的意思不是說我們只有基督在我們的聖經中好像一張像片掛

在我們眼前，乃是說我們當有基督在我們的心中，好像一位良友活活潑潑的住在我們的家裏，一位時刻能安慰指教我們，使我們易於接近的伴侶，我們一切的疑惑、憂愁、思慮，都可以一一的向他陳明，他也要常向我們發出慈愛和智慧的言語來。

當首先見主的兩個使徒在路上跟隨耶穌的時候，他們問主說，「拉比，在那裏住？」他回答他們說，「你們來看。」現今主耶穌除了他門徒的心以外，在地上沒有家；有些信徒心中常有他在裏面，若是今日有人仍以這個問題來問他，或者他要領着這發問的人到這些信徒那裏，然後對他說，「你看。」所有的信徒都肯這樣接待主耶穌在裏面麼！我們對於這種與基督親切有福的聯合所知道的怎麼這樣少呢？大緣故就是我們很容易敞開我們

的心，接納一切侵入我們心中的事物，以致「客店裏沒有地方」，於是基督便不得不離開我們去了。或者不久我們覺悟了，這樣拒絕我們的主實在是一件愚昧的事，因此懊悔慚愧；我們立時逐出那些侵入我們心中的事物，呼求主回來。他果然回來了；但是不久我們又在別的事上侮辱他，將他驅逐走了！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的這樣過去了。我們總未曾完全容納他住在我們請他來住的地方，他暫時的停留，去後留不下常存的聖潔或平安的果子。他尋不見豫備好了請他進入的心，他得不着使他感到興趣願意停留在那裏的一種歡迎。

豫備接待一個客人，最要緊須有豫先的注意與安排，思想到他來的時候怎樣使他歡喜。我們在他住的屋子裏用各種的方法表示我們的誠意，使

他覺得在這裏好似在自己的家中一般。我們也曾這樣豫備接待我們的主，在他未來以先將我們的屋子豫備好麼？或者我們是這樣作，但是仍不免受到兩種阻礙——第一，我們自知不配接待主，第二，我們自覺無力潔淨我們的房子，使牠有資格接納主進入裏面。因此我們便不得不依恃一種在人看是不合理其實是真實的方法，就是主自己必須在我們裏面作他所要我們作。但我們卻作不到的事，我們當潔淨我們的心使基督來住在裏面，然而只有他自己來到我們心中，方能使我們的心完全潔淨。若是他到我們這裏來，他必須不顧我們配或不配。這時我們自己的力量所不能作的，他的能力在我們裏面作起工來，不久便都成全了。

因此我們必須這樣禱告說：「主啊，求你潔淨我的心，因為我自己不能

潔淨牠；求你自己保守牠，因為我不會為你保守。」這樣，他必要垂聽我們的禱告。他要使我們這些貧窮污濁的心與他自己有親切的聯合，使他聖潔的性情灌輸到我們的心中；以致我們一日多似一日的分享他的勝利，與他的平安；他所居住的心也要成爲活潑的聖殿，在其中充滿了「感謝和歌唱的聲音。」



#### 第四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模範

有一次在耶路撒冷有一個守節的大會集，大羣的人民從各處都來守節；耶穌也從加利利來到這裏。守節的日子已過，聖殿的院子已經空了，在房頂上支搭帳幕居住了七日的羣衆都各自分散回家去了；那發言刺透了許多人，使一些人驚奇，又惹怒了一些人的一位孤客也離開那裏，因為那全城，中並沒有人爲他豫備一處安息的地方。一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穌卻往橄欖山去。

這句很簡短的話是何等的充滿了令人哀憐的意趣！我們設想他當晚間黑影漸深的時候，慢慢的從羣衆中躡過，當他走過的時候，聽見行路的人紛紛議論他——有的人很接受他的話，對他表示好感，有的人對於他漠不關

心有的人輕藐他，譏議他，還有的人對他充滿了嫉恨和惱怒。我們看見這大羣的人走過一條又一條的街道，人數漸漸的稀少了；各家的人都開了他們的門，迎接他們自己的人進去了；我們設想這些人在他們的家中又聚在一處，喫他們的晚餐，一同坐着談話；我們再想到那伶仃的孤客仍然向前走着，沒有門爲他敞開，沒有歡迎的聲音請他進去，他慢慢的躡出城門，上到那遮滿橄欖樹的山坡上面，在衆星之下尋找他安息的地方。

這位沒有家庭多有憂苦的人沒有一間禱告的密室，使他可以在其中關上門與神晤對，沒有人供給他一個地方使他可以安枕，幸好他還可以臥在他父的叢樹底下，貼近他父的胸前。

但是這對於他並不是例外的事，這是他一生所習慣作的，就是在有幾

位朋友願意接他到他們家中去的時候也是這樣。我們在福音書中一次又一次的讀到這一類的話：「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裏禱告。」最足以使我們驚奇的，就是在這樣終夜禱告的前後二日中，還是常有極多出於愛心爲他人所作的工，很難得一小時爲他自己，「甚至他連飯也顧不得喫。」

因着這事，論到主耶穌的禱告，有兩件重要的事實向我們顯出極寶貴的真理來。

一件事實，就是他沒有一日沒有一刻不與神接近。我們常常離開神。世上的事務與思慮一齊來到我們與神的中間，我們需要退修的時間，好使我們再得與神接近。但是主耶穌無時不是與父有極親切的相交。他可以稱他

自己爲「在天的人子」。他終日與父交談，聽父的聲音，他這樣與神接近的一位，還是覺出需要更長久更安靜與父的交通，他也深以這事爲樂。

另一件事實，就是催逼我們。必須禱告的原因中，大多數都不能催逼他。他沒有當承認的罪，當懊悔的過失，當呼求的赦免，也沒有因與自己生來的惡性交戰遭遇失敗所來的苦痛，因本性的缺欠所生的悲哀，甚至沒有因一刻忘記他父的旨意以致需要在父的足前悔改。我們得以承受救恩，就是幸有這樣的一位，有我們的性情，處在我們所受各樣的試探當中，他在禱告中用不着悔改，用不着承認一樣罪，用不着赦免，也用不着求赦免。

雖然這樣，他仍是要禱告，他喜愛禱告，他也需要禱告；他需要禱告正如我們需要禱告一樣，不但是因爲一日中的痛苦失望須使心得復興，更是爲

使心得新能力，好去作次日包括着許多新痛苦的新工作。

因着我們恐怕降低了基督的神性的緣故，我們便常忘記了他真實的人性。我們想他在世上的生活是與我們完全不同，我們的生活與他的生活是總不能相提並論的。我們覺得很難以想到他在各樣生活的經驗中所感覺的和我們一樣；若是在他有甚麼超過我們日常的弱點的特別事蹟發現出來，我們便說這是由於他的神性；因為我們這樣看，我們就再不想望能以學習到像他的樣式。我們所忘記的就是他也需要憑着信心而行，需要被聖靈充滿，需要勝過人所共有的灰心與失望，需要知己良友的同情，需要藉着在隱密處的禱告所得來的堅固與力量。他所有堅強美麗光明聖潔的生活映滿了我們的眼簾，以致我們未曾看見他與父所有隱密的交通，那知道他

生活的美麗與能力都是從這裏來的呢！

他的禱告並不單是外面的作爲。他不是只在外面給我們一種表現，指示我們一種是我們所需要卻不是他自己所需要的敬虔的行爲。他的禱告是真實的。禱告，假設他的禱告不是真實的禱告，不是出於他實在覺出有所需要，不是信靠依賴的禱告，他的禱告便不能作我們的模範。若是這樣，他的禱告適成爲引誘我們迷失正路的模範，告訴我們說禱告的價值不過包括在因禱告所消耗的時光中間罷了。但他與他的父獨對的時候確是真實。禱告，不是單單表現於外的。他爲別人禱告，他也爲他自己禱告，因爲他不是一半有人性，一半有神性，他乃是完全有神性，他也是完全有人性，他被我們人類的缺欠所圍困，受制於我們所有的軟弱；因此他需要禱告，需要藉着禱告

得力量，也需要藉着禱告使他得安靜。

就是對於這位「榮耀的主」禱告仍是如同重要的呼吸一般。他從始至終生活在禱告的空氣中；甚麼時候他遇見特別重要的工作須去作成，或是遇見特別困難的轉機須去應付，或是遇見特別難當的試煉須去忍受，他便藉着特別的禱告去應付這一切。

在他受浸的時候他禱告，在他揀選十二個使徒的時候他禱告，他在未作許多大能的事工以前先禱告，他在作完這些事工以後又禱告，在他變像的時候他禱告，並且這事的發現就是在他正禱告的時候，在拉撒路的墓前他禱告，當羣衆熱烈歡迎他要立他爲王的時候他禱告，當羣衆對他的狂熱變冷窘迫臨到他的時候他也禱告，藉着禱告他進入最後苦難的日子，藉着

禱告他在黑暗的客西馬尼園中戰鬪。藉着禱告他將殺他的人交付在神的憐憫中，因他確知他父的心是滿了憐憫。他在十字架上被棄絕的時候藉着禱告仰望神的救助。他將他的靈藉着禱告交付在他父的手中。若是他需要禱告這樣恒久，這樣懇切，這樣一日不可稍離，我們需要禱告更當比他加多少倍！

在禱告中誠然有些奧祕是我們解釋不了的；但還有更奧祕的事，就是人的禱告怎麼竟能感動神的心，影響神的手，怎麼那用精密的定律管理宇宙的神當他的兒女被困在定律中的時候竟能衝入其中來幫助他們，我們一仰望那成爲人的基督耶穌如何的一流淚禱告懇求，「對於這事便毫無懷疑。只須看我們的救主跪在那裏禱告，縱有千百的疑難也都解決了——因

爲他。明曉一切宇宙的定律，遠過於那最有智慧的哲學家，若是神不能應允他的禱告，他一定不這樣呼求神的救助。主耶穌在禱告的時候正是指示我們說我們並不是被禁閉在天然律的鐵網中間，在需要的時候無從得着救濟。幾時我們想到他這樣用信靠的心懇求一位在天上的父，當這時我們的疑慮便都消散，鼓舞我們的希望隨卽生發出來。末了這裏有一個或者可算爲最好的答案，爲答覆「我爲甚麼應當這樣多多禱告？」這一個問題，這答案就是——「因爲耶穌曾這樣行。」那位「在凡事上與他弟兄相同」的，也要他的弟兄在凡事上與他相同，因爲他是一個特別禱告的人，所以我們在此世上也當作特別禱告的人。惟有常禱告的基督徒是得勝的基督徒，是聖潔的基督徒，是發光的基督徒，他的一生能以長久爲主服勞，他的心中常充滿

隱密處的靈交 第四章

了主的喜樂。

## 第五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升到一個異像的山頂

上

主耶穌與神靈交的時候，不僅選擇一個寂靜的地方，並且選擇一個高超的地方，這一件事好像與我們很有教訓。他似乎喜愛以山上的靜處爲他禱告的所在。莫非他也像我們，有時覺得在高處有一種能力足以使他離天更近一些。像在靜處一樣麼？他是一在凡事上與他的弟兄相同，「這件事也是其中的一樣麼？」

有的人能記憶他們坐在高山的頂上，用安靜的心觀看神所造的高峯，上面遮滿了潔白閃爍的積雪，那時心靈得着一種奇異喜樂的升高。他們在那裏有時得見屬天的異象，好像得見屬地的異象一樣；在那時他們覺得從

平日世界中狹小的範圍裏，得着釋放，超出了世事的迷霧障礙，他們的心靈似乎躍入更自由的境地，並且他們更清楚更明亮更有興趣的認識神和土面的事，遠過於他們在山下的時候所領略的。

主耶穌是否也曾覺出在高山上的靜處，所有的這種升高並安靜的能力，臨到他完全屬人的心性中？我們喜歡想他是曾這樣的覺出來，但無論是否這樣，他所作的確是指示我們說，我們要與神有最佳的靈交，不僅需要靜處，也是需要高處；禱告的密室當成爲一個特別的所在，在那裏我們可以俯視我們每日的生活，好像我們在一座高山的絕頂上俯視下面的平原一樣；在那裏我們每日生活中事務與思慮的聲音都可靜息；這樣，我們好在那裏看得見一個更大的全景，遠過於在下面所看見的。

一個未曾離開過平原未曾登過高山的人差不多不能明瞭他的界限，也不能正確的揆度他那狹小的生活；但是幾時他從一個高處往下看這一切，他便看見一切的事物所有的比例；明顯的偉大與真實的偉大相對照，近處的事物被超越牠們的無限所衡量，他從前以爲是很大的城不過成爲遠處的一個微物，極闊的河流不過只是一條銀線；高大的禮拜堂變成到幾乎難以看見這樣矮小；他所常看作圍繞他的羣山，素日以爲略有聲譽的，這時都顯爲極小。當這些外表的宏大消縮到極微渺以後，那真實並且出乎意料之外的宏大便顯明出來了。

在一個默思與禱告的安靜時間裏，我們被舉起超過我們常行在其中的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也要得着一些好處像登山的時候所得的一樣。在

那裏有許多錯誤的估計都被改正過來。我們的一切野心，計畫，工作，憂慮，煩擾，愁苦，經營，都一一的顯在真實的比例中。我們能度量牠們，試驗牠們，好像我們在那裏從上面俯視牠們。直到我們看這些正像牠們被神自己所看一樣。我們有時說從山頂上對於諸物可以得到一個「鳥瞰」。從隱密處禱告的山頂上我們對於一切事物可以得着一個「神瞰」。這確實是很希奇的。事，怎樣許多大的事物都因此變爲很小，許多小的事物都因此變爲很大，怎樣一切屬地的野心竟變爲卑陋不堪。只有屬天的願望是惟一值得保守的。在那裏對於一切事物的估計都有一個奇異的改變，得着這個改變這次的登山就算很有價值，因爲在下山的時候我們能將山頂上所見的異象帶去，在我們爲下面的事務忙碌的時候，能以幫助我們在一切的生活上成聖。

惟獨每日這樣走在世界的上面，並且俯視世界，我們方能實在超越一切世界虛浮的牽引，又用充滿胸中的高尚心志去應付這些，天上的光輝也必照耀在我們的面上。

我們的主所有的經驗在這裏必能幫助我們。正當他在一個山頂上禱告的時候，他忽然改變了形狀，天上的榮光大大的從他身上發現出來，以致「與他同在聖山上」的三個門徒都被這光輝所照耀。我們的主並不是爲要改變形像去登山，他上山去是爲要禱告。將要臨到他的十字架的黑影這時已經在他上面，因着衆門徒爲這事所發生的恐懼，使主耶穌爲這快要臨到的事必要從父那裏爲他們也爲他自己得着一些安慰。這次改變形像的事就是神對這個禱告所發的回答。主耶穌怎樣正在禱告的時候忽然改變

了形像，他的門徒也要藉着禱告漸漸的，改變形像，直到他們也能藉着所反映天上的美麗發出光來。

若是我們思想真實的禱告是甚麼，我們看見這樣的功效就是恒久真誠在隱密處與神靈交的結果，就必定不以爲奇異，這是我們的心直接與神的接觸，在這樣神聖的交通中間，我們完全超脫了與下面事物所有的接觸，只是面對面與神同在；凡與他相近的，沒有人能想望不從他分領一些他的榮耀。與世界上的事物有長久的接觸，必定逐漸使我們在感覺上生活上都好像世界的樣式，與天上有真實的連合，長久的接觸，也必定逐漸使我們有天上的樣式，因此也就有神的樣式了。

一個多禱告的人的容貌常是能見證他是多有山頂上的交通，他必要

顯出一種柔和屬靈的美麗。是他在不多禱告的時期中絕對未曾有過的。但是無論他的面容作見證與否，他完全的生活與德行一定要見證他是常在山頂上。在他的各樣生活動作中一定可以看見一種情感的升高，清楚的顯明他是習慣了常常與神十分親密。這樣，他與神所有高尚的交通必要在人前發現一種高尚的生活。若是一個基督徒發現他的心情未曾完全超過世界上的事物向下吸引的勢力，並且他的生活未曾逐漸確實的改變，得到一種聖潔的美麗，這就是因為他未曾常升到隱密與神交通的山上，也未會多停留在那裏去得天上的光耀。

若是我們要多了解神，與神表同情，與神有同樣的感覺，與神相似，我們必需要多與神同在。兩個人常在一處，住在一個房子裏，每日同席飲食，常常

彼此談話，以朝夕同在爲每日的快樂，他們在一個時候必定要很希奇的彼此相似，在他們生活中的習慣上，在他們對於生活的觀念及一切生活的感覺上，甚至在他們發言的聲音上，也要彼此相似。我們就是需要養成這種與神的靈交；這種靈交能幫助我們在神一切慈愛的道路中多了解他，又能保守我們在神的慈愛偶有少許隱藏的時候，也不至誤會他；這種靈交又能幫助我們漸漸的多像神，使我們升到一種清潔高尚的境地，是別的人所不能領會的。

若是我們要從隱密處發着光出來，並且爲那位發光的主作發光的見證，我們必須在與神相交這件事上常往前進，也常往上進，並且必須多停留，在山上異象的榮耀中。

## 第六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自己的真面目

在我未曾得着獨自與神晤對的喜樂以前，我必須學習不懼怕與我自己同在。若是我的心在神面前不正直，我必不能與神相交；但是我在自己面前還未曾正直以前，就決不能在神面前顯爲正直。我所以退避不敢在隱密處與神有親切的交通，或是因爲我未曾覺出到神面前來是一件重要的事，未曾重視對他說話或是聽他對我說話；但也有時候是因爲一個別的緣故——我懼怕神，所以也懼怕在神面前看見我自己；懼怕給我的良心大聲說話的機會，過於我所喜歡聽的；懼怕詳細看到我自己的裏面，恐怕我所發現的過於毀壞我對於自己的估價，又恐怕因爲打破了我多日很滿意處在其中。

的自己的好見解，以致使我羞愧；那就是懼怕看見我本來的面目，像神看見我一樣。

不肯深深的省察自己是多人所犯的病，因為有這個缺欠，所以許多人愛世的心常是狂熱不息的沉溺在世俗和宴樂裏，他們沉溺在這裏面的時候不盡是能得着很大的滿意，但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可以逃避關於心靈困難的問題，也可以遠避良心的責備，恐怕若有甚麼安靜的時機，聽見良心的責備，使自己不能忍受。

懼怕不敢與自己獨處的人，必定有甚麼很大的錯失，去發現這些，或者使人必要自卑，必要憂愁，但是誠誠實實的去應付這些，方是引到生命與平安惟一的道路，每一個到神家中來的人，第一樣必須像那個浪子，一來到他

自己那裏」爲這事沒有別的地方能比得上安靜默想和禱告的密室。

約伯在那裏學會了這個功課。直到一切別的聲音都止息了，惟獨聽見神的聲音，他纔看見並且深深的覺出他的罪來，因此呼叫說：「我是卑賤的，我用甚麼回答你呢？」他大半是義人，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他從未考查過他的罪是怎樣的深，他的三個朋友所發的那些不公平的臆斷和控告，不過只是幫助了他稱他自己爲義，使他不得看見他真實的情形，及至他與神面對面的時候，所有的幻想盡歸消滅，他就呼叫說：「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以賽亞也是在與神獨自晤對的時候學習了同樣的功課。他離開衆人，在一個希奇的異象中看見了，在聖所中的撒拉弗，又聽見他們所發讚美的

樂聲；那時他忽然想到他與他們中間相互的比較，他只能呼叫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的耶和華。」我們起初或者想望聽他說，「我的眼睛有福了，因為看見大君王萬軍的耶和華。」但是我們只聽見一種自責的慚愧的呼聲。他看見了撒拉弗浴在他們所歌唱的聖潔當中，這時他忽然生出一種自卑的思想，想到自己是遠不能及他們。他必是想到，「我怎能立在那些聖潔的使者面前？縱使有一張金製的絃琴賜給我，我又怎能與他們一同歌唱？天上是這樣聖潔，我自己的心是這樣污穢，我有禍了！我真未曾想到我離神竟是這樣遠！」

以賽亞是一個真實屬神的人，一個成聖的人，一個特別成聖的人，或者

也是世上最聖潔的人，然而只在隱密處一次看見神，他便這樣看明白了自己，深深的懊悔慚愧，俯伏在神面前。

沒有甚麼事可以比得上在隱密處與神面對面能除去我們衆罪惡所常戴上的假面具，並且將赤裸裸的真理向我們顯明出來。當天上的光亮照入我們心靈中隱密處的時候，黑暗中所隱藏一切的罪便完全被發現出來。

在一個晴朗的夏日，坐在小山旁半隱在茂草中的亂石上，看見其中有一塊石頭，很美麗可愛，長滿了苔蘚，又聽見落在其上的小鳥所發的歌聲十分悅耳，我們真好像看見一副清潔安靜可愛的畫圖。到後來忽然爲了某種緣故我們要掀開這塊石頭，看一看下面有甚麼，不料方一掀開，便看見一大羣可憎蠕動的活物，一經光亮照耀，立時四散奔逃，再避入適宜的黑暗中去。

這時我們的心情要怎樣的完全改變過來！這樣，神的光輝甚麼時候照入到那生活的美觀外表底下所藏的事物，在片刻間就顯出許多我們平常決未想到會存在那裏的罪惡來。

不僅是屬世界的人，就是最好的基督徒也發現這是真實的事。最聖潔的人常是最謙卑的人，在成聖上的進步，可以用對於所餘存的罪所有的自覺靈敏與否去衡量。我們求光照的禱告越多得應允，我們所有隱藏的罪也越多顯明出來。這個真理在那聖潔的使徒保羅所有的經驗中不是很清楚的顯明了麼？在主後五十九年寫信給哥林多的教會，他稱自己爲「使徒中最小的」；過了五年以後，在主後六十四年寫信給以弗所的教會，他稱自己「比衆聖徒中最小的還小」。到主後六十五年，在他正要行完他的路途，豫

備進入他主人的安息的時候，他寫信給提摩太，稱他自己爲「罪人中的罪魁」。他的罪好似在他後面增長，像基督的慈愛和榮耀在他前面增長一樣。因着他多覺出他自己的罪來，基督的恩惠似乎也越大。因着他多明白基督的愛怎樣洗去他的衆罪，他的罪似乎也越大了起來。

我們看不見神所清楚看得明白的衆罪，這實在不是一件妥當的事；但我們真是常不認得許多藏在下面的罪。這些罪不僅別人看不見，就是我們自己也常看不見。明顯的罪我們很容易查出來，或者也容易承認，但是思念想像和感覺的罪——驕傲、慕虛榮、貪心、污穢、嫉妒、知足等等罪惡的發動——我們很不容易想到。就是我們想到這些，我們也很容易原諒自己說，這些不過是本性或氣質上的罪。我們是難以負責的，至少我們也是想對於這些罪

所負的責任是比對於那些明顯的罪爲少的。

當我們真實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這一切的自欺必都歸於消滅。在神前的隱密處並他顯明一切的光亮中我們要看見我們最可惡的罪不是那些特別明顯的罪（這些或者是大的）乃是那些隱藏的，這些隱藏的罪雖是在暗中作工，但常是不住的活動；正好像一羣白蟻喫一個屍身比一隻獅子吃得更快更乾淨些。

所羅門羅列的幾樣罪是很有要意的，他說，「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在這七樣罪惡中佔第一個地位的罪，是很少有人以牠爲罪的——「高傲的眼，撒謊的舌，流無辜人血的手，圖謀惡計的心，飛跑行惡的腳，吐謊言的假見證，並弟兄中布散分爭的人。」這是何等可憎

的一些罪！這其中多數的事是衆人所要定爲罪的，也是衆人所以爲羞恥的，但立在這衆罪的最前面的，就是「高傲的眼。」若是在後面沒有一個高傲的心，就不會有高傲的眼，從此我們看出高傲的心就是神所最憎惡的。當那個法利賽人在聖殿中假冒的敬虔被耶穌基督完全暴露出來的時候，他高傲的心所作的工便很清楚的都被顯明。他說：「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這話並沒有少許虧負神的表示，不過是說：「我實在有可以自慶的。」幫助他在人面前得尊榮的那敬虔的假面目被主耶穌有能的手所扯裂，於是高傲的心便被顯露出來，所以基督論到承受他的國的人與衆人不同的特點，他最先提到的就是與高傲的心正相反的一樣事——謙卑。他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他的門徒來問他說：「天國裏誰是最

大的？」那時候他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回答他們說，「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

自卑的道路是引人至終得平安與尊榮惟一的道路。一位聖徒寫信給他的一個最敬虔的友人說，「屈身！屈身！我們所進的天國的門，是很低的。」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將這自卑的功課學習到這樣完好，像在隱密處我們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一樣。

## 第七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得以坦然無懼的承認自己的罪

在神面前的隱密處我們可以毫無恐懼的將我們內心的深處所存的完完全全的陳述出來。這是我們對世上最親密的朋友所不能作的，也有時是我們不敢作的。因為怕羞的緣故，我們的口唇便緊閉不肯述說。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自由無阻的將我們最隱密的羞恥和憂愁付託在聽我們的主的耳中。因此我們禱告的屋子便能成爲一個使我們被壓制的心靈得着完全解放的地方。

在希伯來書中有一個含有深意的題目指示我們說，神對於我們完全的知識就是我們在禱告中能以自由的基礎。一萬事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

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以後還說甚麼！所以我們當在神面前戰兢恐懼逃避他的鑒察。」麼？不是這樣！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爲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這真是一個使人驚奇的說法，但牠正是很能安慰我們的。我們或者看這正是不能安慰我們的，因牠使我們想起有一位極詳細的明曉我們一切的事：這樣，我們往下念到有一位受過試探的基督能體恤我們，我們或者要想這種道理講來不過是爲減輕全知的神威嚴的壓迫罷了。其實神的體恤若不是本於一種對於事實的各部分完全的智識，恐怕與我們沒有甚麼大的用處；不然就必成爲一種無知的體恤；無知的體恤總不能使人得着許多真實的助益。

在人事上不是這樣麼？因爲你的事務都遭遇了失敗，你便很煩躁愁

苦。你的困難似乎無望解脫。因此你便去諮訊一位明智的朋友，你也將事的詳情對他陳述出來，但是沒有完全告訴他。你的事務中有幾件在你和在別人看都是很不誠實的，你把這些隱藏起來，或是因爲羞愧，或是因爲懼怕，你的朋友照他所能的將最好的勸言供獻給你；但是終不能幫助你多少。你不能照着他的勸言去行，因爲你清楚的知道他的勸言是本於一種對於你的事實很不完全的知識。不久他發現你仍然是處在極深的幽暗當中，他便對你說：「我想你必是對我有某些隱藏的事；你未曾將一切的事都靠託我；若是我要你實在爲你効勞，你決不可對我只有一半的信託，我必須知道你極不好的地方；你必須誠誠實實的將你一切的事都告訴我。」以後你就將一切的事都告訴他。這使你不免將你隱藏的罪向他吐露出來，但是不久你必要

很驚異的聽他說他現今方初次看明解救你的眞方法。他所以能幫助你正是因爲他知道你最不好的地方。神對於我們完全的知識豈不正是這樣的一個確據，使我們知道他實在能在我們急需的時候幫助我們麼？他對我們所說的就是，「因爲我知道你的一切事，所以你當坦然無懼的到我施恩的寶座前來。」

這或者是一種很使我們驚異的道理；但是這種道理對於那些深知道神的心的人必定不是完全可驚異的。我們曾注意聖經上用那種字來顯明神的心麼？經上不僅說到在神的心中有「恩惠」並且說到「豐富的恩惠」，且是「極豐富的恩惠」；不僅說到在神的心中有「和善」並且說到「慈愛和善」；不僅說到在神的心中有「憐恤」並且說到「溫柔憐恤」。

在我們中間有些事有和善沒有慈愛；又有些事有慈愛卻沒有和善。但是如今這兩樣合起來成爲「慈愛和善」，這個只有在神的心中是完備的。在我們中間也有些事雖是有憐恤，但不是特別的溫柔。因爲一個小孩子的頑梗責打他這是出於憐恤；將一個罪犯禁閉在監牢中或者也是出於憐恤；但在這兩種事情中沒有甚麼「溫柔」。有時也有一種缺少真憐恤的「溫柔」，那不過是一種懦弱無知有害的放任罷了。但是憐恤和溫柔也能結合在一處；要尋找這種完全的結合，我們必須往神的心中看，因此使徒教訓我們說：「在這裏我們可以得着勉勵，一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最能阻攔我們使我們不敢坦然無懼到神面前來的就是我們對於罪惡深切的自覺。對於罪惡極重的一種自覺使我們懷疑以爲到神面前來是

不能蒙悅納的。按我們想，我們這樣不潔淨的人還要對於十分聖潔且是完全知道我們的那一位禱告，這簡直是侮慢神的事。但是那位聖潔者自己對我們說：「你將你心中所設想我知道你一切深罪的意念放在另一邊；正是因為我知道一切的事，當你來的時候，你當信靠我是能幫助你的。」這道理是很對的。因為若是他知道我們一切的事，他所知道的就必不止於我們的罪。他知道我們的困難，我們的軟弱，我們的苦痛，我們的試誘，我們的戰爭，我們的願望，我們的心志，他的心對於我們總是充滿了深切憐憫的愛情，縱然在我們自己設想他是毫無情義的遠遠站立抱一宗冷酷批評譴責的態度時候，他仍是這樣向我們發出慈愛。

我們了解神的心一定比了解別的事務更少，若不然我們決不至這樣

畏懼不敢帶着我們的罪到神面前來如同帶着我們的憂苦來一樣。因爲在神聖潔的生活中沒有別的事務比他饒恕罪人幫助罪人更爲喜樂。他的心很寬大，不必需要人有資格配見他，然後容許他們到他面前來。他用一種出人意外的大量對待我們。他的慈愛常是遠在我們的禱告以前。他以美福迎接我們。一個憂傷的心靈在罪中向他發出呼籲的時候，他的慈愛比閃電更快臨到他，使他蒙憐恤。在這種無力的禱告尙未發出一半以前，憐恤已經向他發出了。

我們從此明白那在隱密處的門前常常壓迫我們的那種不信當怎樣可以戰勝了。這方法就是需要在耶穌基督裏徹底了解神的心。我們以我們的罪爲一個懼怕神的理由。神以我們的罪爲一個令我們進到他面前的理

由。我們想神最多不過是對我們說，「雖然你有罪，你可以來。」神卻是有一種絕對與這個不同的說法，他說，「因為你有罪，來——因為你十分需要我，所以要來。」若是必須先止住不犯罪然後方能信賴着禱告，我們就都有禍了！若是只有完全人能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我們就都有禍了！若是我們要到神面前來，我們必須像那個浪子，帶着我們的破衣，飢餓，罪過，和極大的缺乏前來；但是那滿有慈愛心情總未改變的父親，在我們「相離還遠」的時候，就看見我們——因為他已經長久看望我們，等候我們回來——並且他要跑來迎接我們，爲要使我們快些就近他；在我們哀哭認罪尚未到一半以前，他要叫人爲我們拿上好的袍子與戒指來，又要爲我們宰肥壯的牛犢，對我們發出熱烈的歡迎，是我們從來未曾盼望得到的。

## 第八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可以覺出由基督的體

### 恤所來的安慰

若是我們知道在禱告的隱密處我們有一位聖善且十分明曉我們的垂聽者這事足以激勵我們，這樣我們知道我們有一位聖善深能了解我們的軟弱一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一他知道甚麼是苦痛的試誘，因為他也曾感覺到相同的苦痛，這事必更足以激勵我們，「大祭司」這個名辭在現代的人耳中沒有很特別或是很溫柔的要義，但是對於古時的猶太人牠的重要正好像我們看「母親」這個名辭一樣，大祭司就是神對罪人所發的憐憫的一個活具體物；並且他是一從人間挑選的，「這樣他在神前為眾人代求的時候他能了解他們，在隱密處思想耶穌為我們的大祭司，」凡事與他的

弟兄相同。」這樣他自己受試探的經驗可以幫助他有資格當他們在他足前認罪的時候垂聽他們，且能體恤他們，這種思想必定很能幫助我們。

更能幫助我們的就是想「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這裏不是說他在一切境遇中受過試探像我們一樣。我們發現基督未曾經過我們所經過的境遇；因此我們可以推諉着說「他未曾在事務上，或是在社會裏，或是在家庭的生活中，處過我所處的境遇；雖然他可以憐憫我，他不能在這裏體恤我。」但是他的一切要點上受過試探像我們一樣。在他屬人的性情中沒有一部分是試探未曾攻擊到的。我們的每一樣意識和天資怎樣受試探的攻擊，在他也是如此。藉着視覺，藉着聽覺，藉着觸覺，藉着味覺，藉着愛情，藉着畏懼，藉着羞恥，藉着野心，藉着疑惑，藉着失望，他被試探所攻擊正像

我們中間的任何人一樣。雖然不是藉着一樣的事務，他確是在一切要點上，在他性情的各方面，受過試探像我們一樣。所以他能了解我們，體恤我們，這事是沒有別人能作的。

又有一件事能幫助我們，就是想到他是一位「被試探而受苦」的，因為若是他也曾經過一些苦痛，須他抵抗，然後得勝，他就能體恤我們所受苦痛的試探。他所以受苦痛，就是因為他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他的天性一方面也像我們一樣的有感覺性，容易受傷害，有弱點，容易被試探所欺陵。他在曠野受試探的時候，因着他身體的飢餓和因飢餓所發生的軟弱，就使他所受的試探越覺苦痛。他受浸的時候，聖靈降在他身上，他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曠野的試探若是緊隨着這事來到，他或能

不受痛苦便大大得勝，因為心靈正在極高的熱度藉着聖靈的火發出光焰的時候，任何種攻擊都不易接近牠。在心靈的熱度升高的時候，我們差不多是超越過幾種試誘以上。邪惡的暗示條起也就條滅，好像箭落在三層銅製的盾牌上一般。但那試探人的卻是等到耶穌的身體飢餓，他便得着一個空前的機會：這樣，試探也是當我們軟弱的時候得逞牠的威勢。在這一日我們容易戰勝的試誘，在另一日反倒很容易的將我們制服。試誘或者仍是相同，但我們卻是不同的：我們已經被外面的境遇所改變——或者是在體健上改變，我們所有的景况便全改變了。身體和心靈強壯的時候，試誘是無力的；身體和心靈軟弱的時候，試誘便強勁起來，與牠抵抗便感到痛苦了。

罪不是存在情緒和慾望裏，乃是存在意志中。罪也不是存在情緒的強

力裏，乃是由於缺乏一種較強管束自己的意志。基督沒有罪並不是因為他沒有世人本性所有的情感，乃是由於他完全降服這一切情感於更高的情感之下。這更高的情感是屬於完全與神合一的意志的。他有一種完全屬人對於休息的愛好。在這裏並沒有罪。他實在需要休息。但在他受試探要為休息的緣故放下他的工作的時候，他完全的意志便說道：「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他對於不公平和不法的事有一種完全屬人的忿怒。他的話作證說：「你們帶着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麼？」——這種忿怒在我們任何人的身上都很容易流於報復。但是他卻藉着「經上的話必須應驗」的話戰勝了試誘。他有一種完全屬人逃避、陵辱和羞恥的心。——因此自然是要逃避十字架上的陵辱和羞恥。在這裏並沒有罪。但是他被試探要因此拒絕

十字架的時候，他藉着信心得了勝說，「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在這一切事上他「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他學習了軟弱的人因順服神旨所要受到的痛苦；因他自己也有他們的軟弱，所以他學會了這一切。他被試探要藉着一種不順服不信靠的行爲除去他的飢餓，或是被試探要得羣衆的尊榮立他爲屬地的君王的時候，他實在沒有被試探所征服的危險，因爲他完全的意志惟要與神的旨意和諧；但是他藉着忍受試探，便了解意志不能完全與神和諧的軟弱的人要戰勝試探常是何等的困難。有些人看見犯了外面好看的一些罪的人，反倒多得世上的利益，義人在世上得不到好酬報，反常常受苦流淚，這等人看見這些不平的事，在受試探的時候必

要感到很大的痛苦和不安，很不容易逃避試誘的攻擊，這等人更是何等不容易得勝。我們的主由於被試探所受的苦，得了一種在經驗中能體恤受苦的人的新能力。他得了一種利益，就是能體恤他的弟兄們所受的痛苦，同時他並沒有遭遇被試誘所勝的損失，因為他曾受過試探，只是他沒有犯罪。」

他沒有犯過罪與他體恤我們這件事是更有益的，這好像是希奇的事麼？我們想若是他遭遇過一些失敗為我們是更有益麼？縱使他只有一次被試誘所勝，不是能使他離我們更近，又是使我們更確知他能體恤我們的失敗麼？

我們當知道我們是被召到施恩的寶座前，來得憐恤。憐恤並不是單單對於我們的失敗的一種姑息縱容。我們從我們的主，就是我們要將我們心

中的隱祕都顯露在他面前的那一位——我們的審判者，我們的弟兄——需要得着那一種體恤呢？一個人被試誘所勝，是否使他更能在公義的要求和憐恤中間秉忠誠施行審判呢？不是的，這不過使他發出一種懦弱的姑息，卻不能發出一種有憐恤的仁慈。

有兩種人決不配作審判他人的人：一種是未曾受過試探的，一種是失敗的。對於某種罪不感覺到受試探的人，對於那些容易犯這種罪的人常是很嚴厲的定他們的罪，他們沒有憐恤，因為他們從來未曾受過試探。但是在試誘面前傾跌的人是一樣不配施憐恤，他們是足數慈悲的，但那不是一種聖潔的慈悲，不過是一種懦弱的縱容罷了。他們的箴言就是：「人類的本性是非常的軟弱，非常的腐敗，罪是不能避免的。」我們必須少談到罪，人原來怎

樣就是怎樣罷。」只有一位能在不慈愛的嚴厲和不聖潔的慈悲中持平衡；因爲他雖然覺出試誘的權勢，他卻從其中經過，未曾被克服，所以神「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基督，「因爲他是人子。」

我們想到這位受過試探但是大獲全勝的基督，實在能大得激勵。這使禱告的隱密處成爲疲乏被罪試探的人，因信靠得安息的所在。進到這個所在，對這樣的一位主說話，他是這樣完全聖潔，又是這樣完全慈愛；是我們的審判者，又是我們的救主；是我們的君王，又是我們的祭司；有神性，所以能完全知道我們，又有人性，所以能時刻體恤我們；我們便能坦然無懼的進到施恩的寶座前，並且曉得這裏不單是一個公義的寶座，乃是一個憐憫的寶座，一個恩惠的寶座。



## 第九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真實得着憂傷痛悔的

### 心所蒙的福

若是在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明瞭我們罪惡的浩大，直到心靈因羞愧而破碎，這樣，也是在這時候我們最能聽見從赦罪的神所來平安的微聲，因此使破碎的心靈得着醫治。因為我們不能誇耀一個破碎的心，牠要逃避那無體諒的光照。若是我們將破碎的心顯在面上，請求每一個人因此憐憫我們，那正是證明這並不真是一個破碎的心。但是我們能在隱密處將這事告訴那天上的垂聽者，並且覺出來這樣的一個心：「他必不輕看。」他要發憐憫，也要施行醫治。在隱密處我們明白了這事實——一個破碎的心是神所喜歡看見的。

神所喜歡看見的破碎的事物並不很多，但這是其中的一樣。他不喜歡看見破碎的應許，破碎的誓約，破碎的命令，破碎的法律。因着這些事他罪責我們，顯明我們是何等有罪。但是有些事物在破碎的景況中正是最好的。從破碎的地中禾稼發生，從破碎的雲裏雨露降下，從破碎的玉瓶香膏流出，藉着破碎的穀粒人得飽足，藉着基督破碎的生命我們得有永生。他自己的話說，「我的身體爲你們擘開。」

到了現在隱藏的真理至終顯明的時候，我們要看見許多破碎的事物。在神的眼中是何等寶貴，這個世界破碎的盼望引到天上更美的盼望，屬地財產的破碎換得永遠的富足，體健的破碎換來心靈得醫治，但在這一切寶貴的事物中最首要的便是破碎的心，在這樣的心中剛硬同驕傲都失去，這

樣的心在懊悔和禱告中自卑直到塵埃。這樣的心再不因爲自足而高舉自己。卻是在神的腳前痛悔。對於這樣的心，罪成爲一切苦物中最苦的，牠以爲被拯救脫離罪就是最高的幸福。

常有一些事名爲心的破碎，其實並沒有對於個人罪惡的自覺，或是僅有少許。這不如稱爲心的苦痛。這不過是心靈被生活中的禍患與失望所打擊而已。在這種苦惱中沒有甚麼藉着牠成聖，卻是常有極不良的效果。牠生出一種忿怒的不知足，有時竟因此對世界對神發出怨言來。那正是一叫人死的憂愁。一眞實因罪而有的心的破碎完全是另一種事物。牠一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一那是一種「不至於死的病，乃是爲神的榮耀，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

因此不希奇「破碎（漢譯作憂傷）痛悔的心他必不輕看。」神怎能輕着他曾經藉着極大的痛苦所成就的呢？神完全的目的，藉着外面的處置，與他的靈在裏面所作的工，正是要降落那違背神的法律輕忽神的救恩的剛硬自滿的心；催逼牠自己承認「我完全是一個罪人。」若是神自始至終進行這工，直到牠的效果已經發生一個完全「破碎痛悔的心。」他怎能單單聽見牠的自責看見牠的眼淚而不顧呢？

一個人不照他平常的樣子諂媚他自己，稱讚他自己，卻能誠實的說到「厭惡他自己。」這實在是一個奇異的改變，也是一個根本的改變。這不是單單前哨的投降。這是礮台的陷落。這不單是一種改良；這是一種變革，就是神所造成並且等候盼望得着的一種變革。

無論甚麼時候，神要將他最大最久長的福祉賜與我們中間的任何人。他先要將我們打碎，這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據，證明神喜悅一個破碎的心。就這個常要付極大的代價，行程固然是苦痛的，但是因此必能得福。

某處有一個故事，論到一個剛愎的修道士怎樣十分執拗的拒絕不肯服從院長的命令，院長怎樣使用一種嚴厲暗示的責罰，爲要打破他的意志。他的弟兄們掘了一個深而直立的墳穴，將他立着放在其中，然後往裏面拋土，拋進幾畝土以後便問他說：「現在在你的意志死了麼？」但是從那剛硬如鐵的心裏沒有回答發出來。於是他們再進行拋土的工作，一面仍問他以前的那個問題，繼續着土已經到了他的腰部，漸漸到了他的胸部，再漸漸到了他的頸部，但是那剛愎的心總不回答甚麼話，因此一畝一畝的土仍無情的

拋了下去。慢慢的已是到了他的嘴唇。再過幾分鐘恐怕他的嘴唇便永不會說話了。到了這時候那堅硬如鐵的意志便完全破碎，這順服的修道士很溫柔的回答說，「我死了。」

許多人從他們的經驗中能彀述說，神要打破一個人的心使牠在他面前懊悔需要用的懲責是何等艱苦。但是這個痛苦是很有價值的。一個人的心正在被打破的時候，不是喜樂的，不是因為牠有幾分是破碎的，乃是因為在牠裏面大部分是仍然未曾破碎，且是完整的。甚麼時候完全破碎了，牠就立時變成一個喜樂的心，因為——奇異但是真實——甚麼時候完全破碎，甚麼時候便完全得着醫治。

關於大癡瘋得潔淨有一條奇異的律法：「祭司要察看全身的肉，若長

滿了。大癡瘋，就要定那患災病的爲潔淨。」這件事與我們不是滿有屬靈的教訓麼？我們屬天的大祭司必須等到我們深知自己的敗壞，因此承認說，「我們從腳掌到頭頂沒有一處是完全的。」然後他方能對我們說，「平平安安的去罷，你的病患痊癒了。」

患癡瘋的人這種情形被發現的時候，他是獨自被禁閉在一處，照樣我們也是在獨居的時候方看見我們所有的罪；當我們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實在覺出來神完全的恩惠，藉着這恩惠我們便立時得了解放。當我們赦免自己的時候我們得不着主的赦免，幾時我們完全定自己爲有罪，他便對我們說，「你潔淨了罷。」

真是希奇！怎麼許多人，有聖經在手中，卻堅執的思想，神要悅納他多次

明說他所不能悅納的事物。有許多公認爲信道的人，若是他們十分誠實述說他們對於來世的盼望，他們總要很得意的指出他們一般的德行，他們未曾犯易見的罪，他們在社會與家庭的生活中有和善的性情，他們實在攜帶着一種建立在德行上的權利，進到神面前，這些德行就是世上許多墓碑上面所鐫刻對於睡在其下的人所稱頌的。他們從來未曾有過對於個人的罪深切的感覺，也未曾發過一種真實從破碎的心中所發出哀求赦罪的呼籲，更未曾有過一小時因自定爲有罪而感苦痛；雖是這樣，他們仍毫不懷疑的以爲他們至終在神面前有一個應該享有的地位。到了將來他們看見天上所充滿的都是心靈破碎的人，那時他們要有何等可怕的驚訝，破碎的心是他們從來未曾知道的。

爲甚麼神這樣喜悅破碎的心？第一，因爲他在這樣的心中得着他當得的地位，這地位是他惟一時常願意居住的。第二，因爲基督是破碎的心所惟一以爲寶貴的。惟有流淚的眼能看見在拿撒勒的耶穌裏面和各各他山上的榮耀。那在十字架上可憐的傷心的賊在基督裏所看見的遠過於那一切自足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所能看見的。一位信徒說：「基督來爲要醫治有病的，卻容強健的死亡。」第三，因爲生命的道對於破碎的心是特別寶貴。一位信徒在他受苦的牀上說：「我在患難中所學習的比我從已經讀過的一切書中所學習的更多。」爲甚麼呢？就是因爲他在那裏讀聖經不像一個批評者，不像一個辯駁者，也不像一個教導別人的人，不過只像一個罪人，一個心靈破碎的人。第四，因爲那聽人禱告的主是「靠近心靈破碎的人。」甚麼樣

的禱告也不及破碎心靈的禱告。心靈破碎的人在神面前所有的能力遠過於君王。雅各一夜間在破碎的心靈中與神角力所得着的遠過於他藉着幾十年無力的禱告所得着的。

在今日的信仰中確實有一樣大的缺欠，就是破碎的心不足。巴不得多有這樣的心！在隱密處多與神交通，神便使我們認識自己，又將他自己向我們顯明出來。

## 第十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一個被壓制的良心立時得

### 着解放

若是神喜悅看見一個完全破碎的心卑微俯伏在他面前，他必更喜悅醫治那破碎的心。這樣，他必來到我們等候聽他的聲音的那隱密處，並且對我們說：「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說，必得升高。」他又指示我們這種升高是甚麼。

那羣良心受傷煩擾不寧的門徒是在關了門的屋子裏的時候得見那復活的主進來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那是一個奇異的問候，因為那時他們不僅是在驚懼中，他們也爲了膽怯離棄主的緣故在良心中深深的痛悔；他來不僅要除掉他們的畏懼，更是要帶給他們這種喜樂的消息，是他們從來未曾得過的。他是從十字架的另一方面對他們說話過於他們所想的。

就是從十字架與墳墓屬天的那一方面；他對他們說話不僅像一個外出的朋友從別處回來，未曾對他們的罪發出責言，乃是像一個大獲全勝的將軍，並且他的凱歌「成了一成爲他們與神和好的基礎，這基礎是永遠沒有甚麼事物可以搖動的。他所說的話「願你們平安」實在不止於一種和善的問候。他的意思是說，「我已經在十字架上爲你們成就完全贖罪的工作，並且這工作已經在天上被批准，因爲我已經從死人裏復活；我使你們與神和好，並且對你們證實這事。」

在我們家裏和心中的門都關上的靜時，他將那與這個相同的消息帶給那些渴望聽見的人。這常是我們所最需要聽見的消息，因爲我們常常很容易失去與神和好的感覺。我們失敗於試誘的權勢之下，於是黑暗便來到

我們與神中間。我們覺得我們的罪成爲神和我們中間的大阻礙，使我們不能越過去。要壓服我們的良心是不能成功的。我們越要抑制牠，牠發的聲音越大。良心得平安與良心麻木。這兩件事是大不相同的。破碎的心所發徹心的呼聲，不是要得一些化粧品以表現健康的容貌，乃是要得一種達到罪的深處的治療，並將罪完全洗去。神就是藉着領我們回到他恩惠福音的單純來滿足我們的需要。此外並沒有別的方法。

無論何種平安，若是不能面對我們的罪，或是不顧我們的罪，或是否認我們的罪，或是原諒我們的罪，都是不值得去尋求的。這種平安不能長久。因爲使我們與神中間有平安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使神爲我們個人的罪與我們所起的爭論得以解決。在我們的罪未曾得赦免被除去以前，他與我們的

爭論便總不能止息。但是罪只有在基督的十字架下能得赦免。對於一個有罪的良心惟一的回答就是「基督已死」。福音的單純就是牠直指着那一件榮耀的事實，並且告訴我們若是我們願意與神和好，我們必須不要思想照着我們自己所能作的不住的努力，造成一些自己的義，我們只要靠着神的基督所有已成的義，若是我們伸出完全空乏的手來接受，牠就是我們的了。

本仁約翰告訴我們說，當他獨自走在田野中受不安的良心所壓迫的時候，他好像聽見一個聲音在他上面說，「主我們的義。」這個思想立刻照入他不安的心靈中，他想到，「是神向我所要的義能帶我到神的面前好了，既然基督是我的義，這樣我的義已經在天上，並且神看見牠已有一千六百年之久了。」於是他便出離黑暗進入一種完全平安的亮光中，惟獨這樣

人方能得着平安。因爲神藉着他的兒子所給我們的不僅是得救的可能，乃是實在的救恩。不是單單盼望以後得赦，乃是現今完全的赦免，藉着在十字架上所獻「一次永遠的贖罪祭」立時就得着平安。

我們需要不斷的回到十字架那裏去，讀在牠上面所寫的那第四句話。因爲那裏有四句，雖然彼拉多想要在那裏只寫三句話，他因爲要羞辱那被釘的主，便寫了一個三種文字的牌子，這牌子是每一個走過的人可以看見的。但是神卻用人所看不見的手寫了第四句話，使那被釘的主得着永遠的稱讚，不過那句話只有信心的眼睛能看見。許多人注目那在華麗的聖壇上閃爍的十字架，或是那在教士的衣服上發光的十字架，或是那在大禮拜堂尖頂上崇高的十字架，然而他們未曾看見神在上面所寫的這句話。許多

人曾在十字架的大旗之下步往戰場，然而未曾看見這話，許多人佩帶十字架爲他們衣服上的裝飾，然而未曾看見這話，但對於信心的眼目這話卻是十分的清楚，牠向着審判好像彩虹向着陰雲一般；神所寫的那句話就是我們一切平安的根基。牠說「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爲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爲神的義。」

在福音中確實不只有十字架的道理；但是十字架的道理乃是位於其他一切道理的基礎上。我們應當超過十字架，復活進入更新自由榮耀的生命，正如基督所經過的，但是同時我們卻總不能超過十字架。若是我們要得着完全的平安，我們必須回到十字架下，再三的淹留在那裏。這是一種單純

的真理，爲許多人是太單純，但是在牠的單純裏藏了牠的能力。

我們多注視那活着的基督是很好的。我們在以他爲模範和朋友這件事上實在尙有不足。但是我們內心的安息仍必須從各他山上的犧牲祭得來。我們能在基督的生命中得着一種成聖的激勵。我們要使良心潔淨卻只能在他的「血」中得到。被釘十字架的基督必須在我們與神中間一切的和平上作阿拉法與俄梅戛。生活在已成就的平安裏，我們需用「基督贖罪的血」像喇合用那朱紅色綫繩爲使她得平安的證據，也這樣放牠在一個無論怎樣都能看得見的地方。她繫那朱紅線繩在她房屋的窗戶上，她無論向外邊的那方面看，都必須先看見那線繩。容我們放這贖罪的血在心中的窗戶上，好使我們無論向地看或向天看，都可提醒我們，使我們想起我們與

神中間的平安必須存在的地方；就是在各他山上一。次爲衆人所成就偉大贖罪的工作。

很少稱爲基督徒的以基督的贖罪爲不算甚麼。但是以牠爲一切爲盼望的基礎的更爲稀少。有些人爲自己製作神。有些人爲自己製作一些基督。又有些人製作一些半個基督。他們用他們的悔改，他們的好志願，他們的善行，他們的美德，他們的禱告，製作救主，或是半個救主。當他們臥在臨終的牀上的時候，他們回顧已往的生活，不是完全滿足，乃是一半滿足。他們將他們在自己裏面所能尋出來的好處聚集起來，他們拿基督來補足他們的缺點，並且作成那餘下的。

多少人仍需要明白一位半個基督是不彀的，仍需要學習將「行爲」

與「恩惠」分別出來，仍需要知道「義袍」不是補綴的工作，一半是他們自己的，又一半是基督的，卻必須完全是基督的。福音的要道不是說基督來要幫助軟弱的，或是補足不完全的，乃是一拯救。失喪的。「若是救恩白白可得，是福音的一樣榮耀，這樣救恩立時可得，也是福音的一樣榮耀。」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十字架顯明罪是非常可怕的，因為除了神自己可愛無罪的兒子所流的血並他的死以外，沒有血能贖罪，沒有死能赦罪；就是這個十字架也顯明神的恩惠是非常豐富，因為在他赦免我們的罪以前並不要我們為罪苦苦修行，乃是白白赦免，並且立刻赦免。所以十字架立時使我們成為最卑微最快樂的人，卑微，因為我們的罪我們總不能忘記；快樂，因為神已經忘記我們。

的罪，並且永遠不再記念。

「基督徒來到十字架下的時候，他的重擔從他的肩上鬆開，從他的背上脫落下來，掉在墳墓裏，他再看不見牠了。於是他歡喜跳躍了三次，再往前走，唱着說——

可愛的十字架！可愛的墳墓！更可愛的救主！

因為他曾在這裏爲我的緣故受了羞辱和痛苦。」

第十一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煩擾的心立時得着平安

基督有一個很佳美的名稱，就是「平安的主」。他是一個偉大的使人平安者，因為他曾藉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他又是一個偉大的賜平安者，因為他說：「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他第一步使我們得着內良上的平安，並教訓我們怎樣毫無畏懼的向神仰望；第二步使我們得着內心中的平安，並教訓我們怎樣毫無畏懼的向世界觀看；藉着他的十字架他使我們因着神拯救我們的方法得以滿足；藉着他的生活他教訓我們當因着神訓練我們的方法也照樣的得着滿足；他自己怎樣毫無疑慮的完全信靠天父的慈愛而生活，他也教訓我們這樣生活，因此就使我們得着他自己完全的平安。

常臨到我們的那些因爲世上的事物煩擾焦灼的時日，臨到耶穌基督便全然不這樣了。我們不能尋出一個例子來證明他要尋求改變他的運命，離開神爲他所安排的，或是他因爲不能改變他的運命便自己悲嘆，或是因爲豫料着那擺在前面將要臨到他的憂患便懊惱痛苦。

我們時常批評神，基督從未這樣作過。雖然我們不是實在批評神，卻常設想事務或這樣或那樣總能比現在的情形對我們更爲適宜。當一種重大的憂愁臨到我們的時候，若是嘴唇不說，我們那悖逆的心也要說，「這事若在別的時候臨到我，我就能擔當得起；不如牠不偕同着一些別樣使我感痛苦的職務而單獨來到，不如牠是一種別的苦難，在事務上受損，卻不要在健康上受損；我自己生病，強似我的孩子生病；失去別的朋友也勝似失去我所

最愛的那一位。」諸如此類，不知道有多少樣想像，以爲那樣是與我們更爲適宜。我們真是少看出來在這種思想中是何等的缺少信心！

若是我們在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將我們的重擔放在他的足前，聽他所說平安的言語，我們就可以了解這事，又可以避免牠，因爲正在我們聽的時候，他就要多指示我們。

他要指示我們，使我們知道試煉所以這樣劇烈（在我們的眼光中看，就是因爲我們的願望與他的旨意不是一條線上進行，我們沒有神所有的那種生活觀念，若非如此，在我們裏面必不至有失望與生活中所感到的痛苦；因爲我們最大的目標是要有一個順利的時日供自己的放縱，但神的目標乃是要在我們一生的時日中訓練我們，使我們有聖潔的德行，並使我

們的心有屬天的樣式，所以在我們的意志與神的旨意二者中間各處都發現衝突的地方，在這種衝突未曾止息以前，我們總不能得着我們長久希望得着的平安。

因此他要告訴我們，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世界要對我們改變，乃是我們要對世界改變。在我們的一切計畫與願望上，我們不當再將神看為其次的，看作首要，也不當將神所看為首要也要我們看為首要的列在其次；我們所需要的乃是中心點，完全改變過來，在甚麼地方有這一種改變，圓周的全部就立時都改變了。

在神面前的隱密處，他還要對我們有所指示，他要告訴我們，若是我們反抗我們所遇的試煉，就是因為我們未曾明白他使這一切臨到我們是為

我們更大的益處。這些試煉正是煉金的人所燃的火，爲要煉淨他的金子，又是修理葡萄樹的人所用的刀，爲要修理他的葡萄樹，使牠更多結果子。他要在隱密處對我們被壓傷的心靈發微聲說道：「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

惟獨雕刻家的眼睛能豫先在粗劣的大理石塊中看見那完成的石像。他所用的工具一次又一次的擊打那石頭，就是要將他自己所已經看清楚顯明出來擺在衆人眼前。神的手向我們所施的打擊也不過是要使我們心靈完全的美麗發現出來，使衆人都得看見，正像他自己現在所看見的一樣。到了他看見他的工作完成的時候，他必十分滿意，這是斷無可疑的了。現今他告訴我們，他在我們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是何等榮耀，這時候我們爲

甚麼不能歡喜將自己交託在他的手中，容他使用他的工具呢？

有一個屢遭禍患大感痛苦的信徒一次很有興趣的得了這種覺悟。當他去看一個織帶工廠的時候，人指給他看一架新的機器，可以織出空前的精細出品來。他詳細的觀察了；雖然他是精巧的機匠，但是他不能明白這些工作是怎樣作成的。後來他發現一切輪子槓杆與綫的動作都由於中間一個緊閉的小匣子裏的一些機件所支配，他便請求容他觀看這匣子的內容，但是廠中的人對他說，「鑰匙是在廠主手中。」這一句簡短的話好似天光的一閃射入他幽暗的心靈中。他想到，「在我的生活中充滿了對於我好像是不可解除的困難；我所安排的遭遇了種種的阻難，究竟是甚麼意思我不能知道；但在我裏面神完全的模型若是至終能以作成，我就不必去問神接

那一個原則爲他自己的榮耀造就我，鑰匙是在我主的手中。」

一切的事若都顯明了，或者我們要發現在每個世代中專一信賴神的聖徒大多數都是這樣藉着苦難和生活中的憂患得了造就的。神使這世界的榮光都變爲幽暗，爲要催逼他們仰望完全不屬於這世界的榮光。「眼淚是我們的望遠鏡，使我們可以遠望到天上。」神用眼淚洗我們的眼睛，直到我們看見那再沒有眼淚的樂土。

因此，在隱密處神再三的提醒我們，要我們明白他未曾應許使我們不遇見苦難，乃是應許使我們戰勝苦難，使我們藉着苦難得以成聖，使我們在苦難中得着平安。所以不遇見苦難正是損失，不是益處；水擊打磨輪怎樣使磨轉動，那繼續而來打擊我們的試煉也照樣使神的恩惠在我們的心靈中

得以活動。相傳那些按氣候移居的鳥豫備要飛往熱地的時候，必須等候起了逆風，因為逆風可以幫助他們升到必須到的高度；我們常看作逆心的事物正是神所要用以幫助我們飛翔的。

所以得着內心無限平安的方法就是容那慈愛的神按着他自己最好的方法引領我們。若能甘心這樣作，我們就不至再因着那些無用的幻想苦待自己了。就如我們常思想我們的憂苦是怎樣來的，或是思想爲甚麼神允許這些憂苦特別這樣沉重，使我們難以擔當，等等的幻想，我們領受從基督所來的平安必須使我們的感覺與基督的感覺相同。「我父所給我的那一杯，我豈可不喝呢？」

當我們將我們的憂慮卸在神腳前的時候，他不僅要體恤我們，他也應

許要幫助我們。但是我們必須留給他幫助我們的道路。多次我們徒然苦待自己，不肯脫離我們的畏懼。直到我們看見神的幫助是怎樣的臨到，並且在甚麼一定的道路中我們可以看見我們的禱告得蒙應允。在我們未曾覺得他一定要將一切的事作得適宜以前，我們要神向我們顯明他工作的奧祕。我們當知道信賴神比明白神更好。神未曾應許要解釋他自己，他乃是應許要顯明他自己。但是除非我們完全信賴他，他就決不將他自己向我們顯明。

一個小孩子在半夜醒來的時候，因為被一種他不明白是甚麼意思的聲音所驚嚇以至啼哭，這時當怎樣能使他得安慰歸於平靜呢？是要按科學的理解解釋這聲音呢？還是只要容母親將她那戰兢畏懼的小孩子抱在懷中，安慰他，使他睡着，直到再不想那驚嚇他的聲音，也不再想聲音的意思，只

想到保抱護衛他的母親呢？

神也是這樣抱起他每一個戰兢的兒女來，使他只因着神保抱他就覺得安穩；使他所以得着安慰的不是因為他明白他的禍患，也不是因為他知道了抗拒禍患的方法，乃是因為他確知他是在誰的堅強慈愛的膀臂中被保抱，惟獨在這裏有無限的平安。正是藉着領我們到他自己這裏完全信賴他，神改變了我們的不安，使我們得着平安。在甚麼地方也不及獨自與神同在的隱密處更聽得清楚他所發慈愛安慰的微聲。我們越多停留在那裏，就越多領受他所賜的平安。

## 第十一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得以接近未見的事物

物

藉着獨自與神晤對得以接近未見的事物，縱然只有一個短的時間也是很有益的。因爲這樣作使我們對於人生的意義可以得着更高的觀念，對於人生的苦痛也可以得着安慰，又使我們可以明白那因憂患所成就的益處。我們離開「人的計謀，」與「口舌的爭鬧，」去學習對於每一種事物有基督所有那樣的感覺，超過一切世人共有的慾望而生活，甘心樂意自己卑微，正像世上的人樂意作王一樣。

我們能這樣完全接近未見的事物是我們在隱密處獨自與神晤對所得最好的福分中的一樣，藉着這種接近我們得着基督徒人生的根本觀念。

一個基督徒是甚麼？對於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就是：「一個基督徒乃是一個藉着信仰一位未見的救主而生活的人，他完全降服自己在一位未見的主的權下，他承認一個未見的希望，他被一個未見的能力所吸引。」

然而生活在未見的事物的領域中是何等困難的事！未見的事物遠處的吸力常是被可見的事物近處的吸力所滅殺。船上羅盤的指針總須配置得很合宜，可以隨意擺搖不受環境的牽掣，牠既不因船動而改變方，可被一個未見的能力所支配，這能力就是從地極通到地極的磁流，牠必須單單的隨從那未見的能力；但是惟獨在牠不被可見的事物所牽掣的時候，牠方能隨從那未見的能力。我們的心所需要的也是這種適宜的配置，使牠與天的聯合超過與地的聯合，這樣，環境無論怎樣變遷，牠都能很容易的隨從天上。

能力的支配。

但這不是我們慣於作的，就是很好的信徒也未能這樣。他們好像指南針緊緊的被釘在船身上，以致船的每一次動轉都使牠受到很大的影響。人生的海面平靜的時候——在安息日的靜時，在敬拜神的會堂裏，在禱告的密室中，在身體強健外境順適的時期——針便正向着神和天上。但是一旦憂愁來到，失望的事來到，不幸的境遇來到，病痛來到，試誘來到，一切的事立刻都不好了；到這時候針已不再指着信心忍耐與平安。他們所得的恩惠只有在好天氣中方顯出來。他們的心靈實在曾接觸過天上的磁氣，但是那種感力並不能自由活動。他們所需要的就是他們對於看得見的事物所有的那種極深切的戀慕必須毫無憐惜的都被打碎，這樣那看不見的能力方能自由。

工作；與世界的這種聯合要完全被割棄，最好就是在隱密處與神晤對內心安靜的時候，因為在這時候世界乃是完全被關閉在外面。

在我們遭遇禍患需要衝鋒的時候，這種對於未見的事物完全的降服所有的價值特別的顯明出來。我們確知使徒保羅在他望見那一切可怕的苦難仍能說「這些事物沒有一樣使我動搖」的時候，他是正在很安靜的與神晤對。我們更確知當他寫他的凱歌，「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未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未見的是永遠的。」那時候他一定是離神很近。熱誠屬靈的基督徒常被批評為太「出世」，太注重看不見的與永遠的，以致輕忽了看得見的與暫時的。其實多數的基督徒真實的缺點乃是

太「入世」他們思想那遠超過暫時的永遠的事物還不到一半。有一個古代的哲學家將世人分作「屬地的」與「飛翔的」兩種。可嘆「屬地的」人真是太多，「飛翔的」人卻是太少了！熱誠屬靈的人常被批評爲飛出世外。可惜我們常是連飛也不會飛，更不用提飛到高處了。就是保羅也不能總是飛翔着，他也不能總是覺得他的苦楚是「至暫至輕」。只有在他注目那未見的、永遠的事物的時候他能這樣作。我們只能藉着這個方法得着神所賜完全的平安。若不是這樣注目仰望上面的事，我們對於地上的事必要遭遇非常的失望，或是大大的受牠的誘惑。

保羅因爲看上面的事這樣清楚，就使他對於地上的事物所下的判斷完全改變過來。他本來看作重的現今他稱爲「輕」，他本來看作很可怕好

像沒有盡頭的現在他稱爲「至暫的」他本來看作不過一個虛空的盼望，一種腦中的幻想，一場夢景的事物，現今他稱爲「極重的榮耀」並且他不容易尋着甚麼言語去形容這種榮耀是何等浩大；這對於他不但是「榮耀」乃是「極重的榮耀」，「極重無比的榮耀」，「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他權衡他的苦楚和他的賞賜所用的秤兩邊的盤不是均重的，其中一個的重量是遠超過另外一個不知有多少倍，所以他覺得「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我們若能將這宏大高尚的思想放在我們的心中，我們所看到的，也必和保羅所看到的一樣——對於一切名譽、高位、利益，那一種熱烈的思慕尋求，不再照平常的樣子以這些爲智慧，乃是以這些爲愚不可及，因爲「所見的

是暫時的；「對於屬靈的富足所發的那一種熱烈的思慕尋求，不再照世界所看的以這些爲愚昧的事，乃是以這些爲大智，因爲「所未見的是永遠的。」

無論甚麼時候我們爲自己經營大的事物，安排我們的前途，好像爲我們自己豫備一座地上的樂園一樣，我們只要想到「所見的是暫時的。」我們心中那卑鄙的慾望立時便歸於寂靜。若是我們因爲已往所受的損失非常悲苦，因爲所失去的幸福多多嘆息，以致我們的信心幾乎要被苦痛的靈所摧毀，我們只須再想到「所見的是暫時的。」我們便不再因着所受的損失感到不安與苦痛了。我們只要在我們所有那地上財寶的記錄簿底下，也不論是已往失去的，現今所有的，或是將來希望得着的，都寫上這幾個字「暫時的。」對於這件事實一有了徹底的了解，我們就立時拋棄了那愚昧的

慾望和不義的悲哀，以後我們再進一步將神爲我們所豫備爲我們所保存並且在相當的時候要賜給我們的那一切事物另外寫出一個表來，我們在這表的下邊寫上「永遠的」這幾個字，對於這件事實一有了徹底的了解，我們就立時得着那能保守我們心懷意念的完全的平安，使我們能說，「好了，若是神不久要賜給我們這許多榮耀的事物，我們可以樂意的容他給我們一點現在略覺愁苦的事物。」

我們需要常在隱密處與神相交的時候作每一個謹飭的商人獨自拿着他的賬簿所作的事——製成一個屬靈的借貸對照表，一個很精細的盈餘與損失的賬目，我們屬靈的得失若只有一種不確實的印象，便總不能使我們滿足，爲使我們內心得平安的緣故，我們當將這事弄得十分清楚，這就是

保羅所作過的，因為我們聽見他說，「我計算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他說，「我已經都核算清楚了，我忍耐着作了這事。」他並不是說，「我信牠是這樣；」或說，「我料想牠大約是這樣；」或說，「我勉強去覺得牠是這樣。」他乃是說，「我已經很精細的全盤核算過，我從各方面用永遠的事物與暫時的事物相較量，經過很嚴密的計算，我尋出來這個結果，我曾用屬天的數學來應付這事，我這樣完全確定我所得的結果是正確的，正如我確定二加二為四一樣。」若是這事對於我們也是如此，不僅是一種揣測，或一個盼望，乃是由於安靜精密的核算所得的定案，這種定案必要成爲一種歡唱的凱歌。

要使這個賬目能以很容易並且毫無錯誤的算清，實在沒有別的地方

可以比得上與神晤對接近未見的事物的那隱密處了。

## 第十三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可以聽得最清楚聖

### 靈的見證

聖靈的聲音很低，只能在我們心中安靜的時候方聽得清楚。這聲音常是安靜微小的，在這嘈雜世界的紛擾中很容易聽不見。但是我們需要聽這聲音。這聲音無論是怎樣與我們的意思不合，縱使牠是我們極不歡迎的，我們也需要完全聽從。若是我們肯接受聖靈對我們所說的那警教和責備的話，他纔肯對我們說安慰的話。

有時他作一個「審判的靈」在我們冷淡的時候對我們說話，使我們知覺我們自己的罪。有時他作一個責備的靈，使我們爲自己的缺欠羞愧，並使我們自卑到塵埃。又有時他來到我們的幽暗中作「光明的靈」來到我

們的疑慮中作「智慧的靈」；來到我們的迷誤中作「真理的靈」；來到我們的懼怕中作「平安的靈」；來到我們的軟弱中作「能力的靈」；來到我們的死亡中作「生命的靈」；作「恩惠和祈求的靈」；他幫助我們禱告；作「抹膏的靈」；他使我們成聖，並賜給我們作工的能力；作「義子的靈」；他使我們了解在父面前我們所有的兒子的名分，因為「聖靈和我們的靈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以上所說最後的一件是聖靈所作最使我們得安慰與喜樂的工作。但是「與我們的靈同作見證」是甚麼意思？這個見證是怎樣作的呢？論到這個題目常有許多謬妄的說法；就是一些人故意生活在許多的罪惡中，卻仍誇耀他們有一個裏面的證據，告訴他們說他們是神的真兒女。另外又常有

一種與這個正相反的錯誤，就是許多熱誠敬虔的基督徒常感到極大的不安，他們想他們從來未曾聽見這樣的聲音，宣告說他們有神兒子的名分，因此他們必是不配聽見這聲音，也不配稱為神的兒女。

我們必須注意，保羅不是只說一個單獨的證據向我們證明了一樣真理，使我們只因着那一個證據就信，他乃是說到兩個聯合的證據，必須藉着這聯合的證據方能證明那是一樣真理，他不是說聖靈向我們的靈作見證，乃是說聖靈與我們的靈同作見證，這二者是為兩樣不同的事作見證，我們的靈為我們所知道的事實作見證，聖靈為這些事實的意義作見證。

因着神的話我明白了，一個得了更新的人所當有的特點，我自己的靈告訴我，說我已經有了這些特點，我確知我在感覺和生活中有了一種變化。

雖然我未曾到我應當到的地步，也未曾到我所盼望到的地步，我卻與從前的景況大不相同了。我對神的愛情已經增加了許多，我的心志與人生已經有了極大的改變。罪不能再像從前那樣使我歡喜，世界也不能再像從前那樣使我滿足。在我裏面興起了新的感情與新的盼望。聖經是我所喜悅的禱告，成爲我的快樂。我從來未曾像現在這樣切望成聖，也從來未曾像現在這樣完全降服在基督面前。基督實在成爲我的至寶。我以爲沒有甚麼福分能趕得上將來要像他並要永遠與他同在。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經驗和自覺中所有的事實。我知道這些事實，但聖靈爲我解釋這些事實的意義。他告訴我，這是因爲我已經得了「重生」，因爲「一切都變成新的了」。聖靈就是這樣「與我的靈同作見證」，證明我是神的兒女。

「得救的確據」不過就是這個。這裏面並沒有甚麼不可思議的事物。因着在我們裏面所興起的那對神的新感覺，我們便確知我們與那成全這一切的神所有真實的關係。雖然我們很憂愁的承認我們在父前所有的愛心信靠與順服沒有到應當到的地步，但因為兒子的感覺存在我們裏面，我們便知道我們是神的兒子。

事實是這樣：若是我要知道神是否稱我爲他兒女中的一個，我問我自己：「我能否憑着信心仰望，稱他爲父，又覺得他實在是我的父呢？」若是我要知道神對於我的感覺是甚麼，我問我自己：「我對於他的感覺是甚麼？我能否帶着一種由信靠而來的快樂向神仰望，並且稱他爲阿爸父呢？」那正是耶穌所有的感覺。若是一「阿爸父」就是兒子的呼聲，那也就是兒子的靈。

在我裏面的呼聲，因為神放牠在我裏面，使我說出相同的話來。除非他教訓我，我總不能說這個。因此我確知我有兒子的名分，並不是因為那是我自己的心所斷定的，乃是因為我正在戰兢着說「我想我是神的兒女」的時候，聖靈在我心中發微聲說，「你實在是這樣。」

這事可以解明得救的確據怎樣可以消長；怎樣有時可以強，有時可以弱。若是我們沉在任何種罪中，無論是屬於靈的或是屬於肉體的，這時在我們裏面便不再有一種誠實的見證，證明我們有神兒女的特性；聖靈因着我們的墮落擔憂，便不肯為我們作見證。雖然他對於事實的意義所作的見證，仍是照從前一樣，但是現在那種見證已經成為孤立的；我們自己的心為我們實有那些事所作的見證已經緘默了；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我們在神面

前就不能坦然無懼；因為我們的靈不能同。作見證證明我們是神的兒女了。在我們裏面神所賜的平安是一種嬌嫩的植物，很容易被罪惡的嚴霜所毀壞。這種平安又好像一個寶庫，很容易被罪惡的賊手所竊取。神實在要「將平安賜給他的百姓」，但是「他們卻不可再轉去妄行」，不然他的聲音便要緘默了。

某著作者有話說：「若是一個人有不聖潔的生活，他告訴我說在他裏面有永生的確據，縱然他從天上找一個天使來為他所說的話作見證，我也不肯信；因為神的平安是聖潔的平安，這平安不能存留在一個不聖潔的人心中。」我們若不順從神教訓我們的言語，便不要想能聽見他安慰我們的聲音。「若是你願意平安在你裏面發長，你必須在聖潔中進步。」

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出我們所以常常大感失望的一個緣故了。我們越聖潔，得救的證據就越堅確；我們越墮落，得救的證據就越無力。只是我們必須記得，這並不是說有罪存在。我們裏面便證明我們不是神的兒女。惟獨熱烈愛戀罪惡，完全順服罪惡，方證明這人不是神的兒女。罪住在每一個基督徒裏面，但是沒有基督徒很樂意並且習以為常的住在罪裏面。一個基督徒有時受罪惡的虐待，受罪惡的捆綁，但從來沒有一個基督徒樂意事奉罪惡。罪不是他自己裏面的一部分，乃是 he 裏面一種可恨的寄生物，他常是渴望脫離牠的管轄與虐待。

若是說一個不完全或是有缺欠的基督徒不能稱為神的兒子，這就像我們論到一個癩子說：「這個人不能作他父親的嗣子，因為他有了殘疾」。

相同。缺欠在一個基督徒身上是他一種很大的苦痛，正如殘疾在一個人身上使他每日都感到不安一樣。但是從另一方面說，若是我們不像那殘廢的人，乃是充滿能力與恩惠，那樣，因着殘疾所生的疑惑便永遠不能發生。若是我們更聖潔，我們自己和別人都更清清楚楚的看出我們像那位完全的基督，我們自己與別人自然更確知我們是屬神的。聖靈與我們的靈所同作的見證我們聽得也更清楚了。

要聽見這個聲音，沒有別的時候可以趕得上我們與神單獨晤對的靜時。若是我們常停留在那裏對神完全敞開我們的心，也必在那裏得着美滿的喜樂與深切的痛悔——快樂與得救的聲音——和——我們哭泣的聲音——我們一定要在那裏看見我們的罪，就是我們所有的那「隱藏的罪」也要

在那裏顯在他榮面的光輝中；但是當我們在他的脚前認罪的時候，他要告訴我們說那些罪都是可蒙救贖，可得赦免的；這樣「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

#### 第十四章 藉着獨自與神晤對我們能以重新得着能力

耶穌基督將他所有的門徒都分別爲聖，使他們在世界上作神的眞見證，正像他自己從始至終所作成的。「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我們當使世界因着我們在其中就得益處，正像因我們所作的工得益處一樣。但我們若不繼續着重新得着作工的能力，我們便決不能作成這種事工；惟獨多與基督有隱密處的靈交，我們方能有新的能力繼續發生。

基督清楚的告訴了我們，若要在工作上與他聯合，必須先與他有生命的聯合。他用葡萄樹比作他自己，用葡萄枝子比作他的門徒；枝子能結果子，完全在乎牠們與葡萄樹有重要的聯合，必須存在葡萄樹中的生命豐富。

富的繼續着流到枝子裏面，枝子方能結出果子來。若是我們在世界中爲神作見證的能力太小，緣故必是照主所說的：「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我們所以不能多給別人，就是因爲我們所得的太少。

葡萄樹與枝子二者間的互相依賴是很奇妙的。沒有枝子，葡萄樹就不能作甚麼。若是基督的門徒不結果子，世界便不能從基督得着甚麼益處。但是沒有葡萄樹，枝子也就不能作甚麼。如若門徒不結果子，或是結的果子太少，必是因爲基督的生命受了甚麼阻礙，不能暢流到他們裏面，或是已經全然停止，一點不能流通。葡萄樹中所有的都是爲枝子用的。基督所有豐富的恩惠，也不是他自己留存起來，乃是爲門徒。要在每日每時分與每個單獨的枝子，好使枝子用這恩惠榮耀他的名。這樣便證明了一常在我裏面的，我也

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一那句話的真理，因此爲要多結果子，我們必須特別的多尋求親近基督，並且與他聯合。

保羅曾用過一種多人不大留意但是很有深意的說法，他說：「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這不僅是說長進更像基督，乃是長進連於基督自己。基督徒所有的生活都是從基督生長出來的，正如枝子從樹幹生長出來一樣。但是外面的生長繫於裏面的生長，而且二者是有正比例的。基督徒長進連於基督，正如枝子長進連於樹幹，一面越向外長，一面也越向裏長，牠的纖維越加緊連着樹幹，牠裏面也越加進入樹幹，正如外面越加發展一樣。但是這種與我們的生命，基督深切的聯合乃是一件隱密的事，這件事除了神的眼睛以外沒有人能看見，只有我們外面的長進與所結的果子是人所能看見。

的。外面的這種長進就是裏面看不見的長進所生的功效。在隱密處內心與基督親近，藉着信心與愛心日漸與基督連合，這樣便毫無阻礙的得着更多的能力能以服事他。這種長進在我們與主心靈交通的密時進行的最速；除此以外在任何處都不容易進行。這種長進若是不住的進行，我們將要成爲何等有能力基督徒呢！

我們所有最佳美最有能力的經驗都是在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得着的；這或者可以拿來作爲基督徒生活的一種定律。雅各在毗努伊勒與天使角力，得着新名叫以色列，他方能毫無懼怕的出去迎接他發怒的哥哥以掃。摩西聽見神的聲音，立他爲領袖，使他引領全國的百姓，脫離壓制得着自由，那時候他是在米甸的曠野與神獨自晤對，他也是因在西乃山頂獨自

與神晤對，就在他發光的面上帶下奇異的榮光來，使百姓都敬畏耶和華。

先知以利亞自卑到塵埃以後，在何烈山上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得着了能力，作成了他以前所未作過的大工。

施浸的約翰在敘利亞寂靜的曠野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得着奇異的權柄，因此他所傳悔改的道，使多人受感，好像一陣冬日的烈風，颳倒許多大樹一般。

保羅因着在亞拉伯的曠野獨自與神晤對，遠離舊日所處的社會，遠離一切出於人的教訓，只靜聽神的聲音，便被造就成爲宣揚十字架最大的使徒。

耶穌所愛的門徒約翰，因着在拔摩海島上與基督有安靜的交通，得了

希奇的異象，看見將要成就的事，浩淼的大海使他與世界隔絕，但正是因此得與基督親近，他於是看見了眼睛未曾看見聽見了耳朵不能聽見的事務。

主耶穌自己豫備他所要作成的救贖大工，不單藉着四十晝夜在曠野「與野獸同在一處」的地方，也是常藉着寂靜的夜間在山頂上與父不斷的有交通，從晚上到早晨在父的面前屈膝。

我們自己所有最好的經驗也都是，在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得來的。有許多憂患，是我們在別處不能勝過的。憂患有許多種類，但是一切真正可怕壓碎人心的憂患，只有到神面前陳訴，方可得着安慰。有許多的試探，只有在我們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方能得勝。與大的仇敵爭戰，乃是一種單獨的決鬪。有許多最大的喜樂，只有當我們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方能得着。因實

覺出來基督的大愛所得的喜樂，因在我們軟弱的時候看見基督的能力顯得完全所得的喜樂，因得着基督的恩惠充滿我們這空虛的器皿並且湧流出來所得的喜樂。這種種的大喜樂，除去與神單獨對的時候以外，別的時候是不易得着的。我們要得着活潑的信心，熱烈的愛心，充足的能力，沒有別的地方能趕得上「神面前的隱密處」。最希奇的就是我們不多尋求這個，這是何等可惜的事！

我們若不深進追求，這種能力便不能來到我們身上。很少的幾次急促懶惰的禱告總不能使我們得着這種能力。若是我們想要全然得着，我們需要與基督有深切的交通。一株樹上人看不見的，莫過於樹根，但是與樹的生長並結果最有關係的也莫過於樹根。一株樹看得見的景況怎樣彰顯看不

見的樹根所作的，我們身上看得見的生活也怎樣彰顯我們看不見的根是否扎得很深：因爲在地面以下的部分若枯乾了，在地面以上的部分必要立時凋萎。

先知耶利米用一個最有意思的比喻解明神的樹怎樣得能力怎樣結果實，說：「牠在河邊扎根。」神所豫備的水過於我們所能需用的，正像一條河那樣，但是我們需要扎根去尋求牠。經過大旱以後，小樹都已經枯死，大樹卻仍能存活，因爲牠們的根扎得很深，搆到總不乾的水泉。一個堅固得着好養料的基督徒容易勝過那些足以使軟弱的基督徒絆跌傾倒的誘惑與試驗，就是因爲他的根深入到生命的水中。他藉着與神深切的靈交，藉着安靜讀經與專誠禱告得着能力。但是這些事他必須尋求，因爲他若不去尋求水，

水是不到他這裏來的。

倫敦城罕普頓宮中有一株有名的葡萄樹，多年使管園的人失了望；因為這株葡萄樹長得雖好，但是結的葡萄卻少。某年竟出人意外的結了許多很好的葡萄。管園的人要明白這事的來原，便去刨開土查看牠的根底；循着樹根所到的地方檢視，便發現樹根忽然穿過河岸，伸到泰姆士河裏。牠因為「在河邊扎根」，所以能「結果不止」。這為我們一切的信徒是一個很好的比喻。若是我們要多結果子，我們必須進到那時候，我們去汲取的神恩惠的隱密泉源。沒有這種深切與神的交通，我們中間無論何人都無法能以長進。惟獨藉着這種交通方能結果。到老還能結果。那位看不見的賜恩的神就在我們身上，因此得着極大的榮耀頌讚與感謝。



## 第十五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容易勝過人生一

### 切失意的事

在失意的景況中還能時時存着盼望勇往前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生的磨煉常是好像十分艱難；我們所以反抗這些並不是只因為艱難的緣故，乃是因為其中一大部分看着實在不是需要的。有時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壓制着我們；有時我們奮力想要專一事奉神，卻毫無成就，以致大感失望。我們日常的事務看着是這樣微小卑賤，所以我們久已想望脫離這些，去到一條高尚的路途上度我們的生活，但是我們不能脫離。我們被這些苦工所縛束，竟不能起來。我們便說道：「我怎麼這樣不幸，天天度着這種苦痛的生活，日復一日的作這些不適宜的工作，整天脫不了買賣的瑣事，家務的擾累；我

的思想都因着衣食瑣碎的問題而變狹小，我每一日不過作這些微細的事務，度着這種不幸的單調的生活，一年到頭總是如此，竟不能脫離這些，用我的才能作一些較為高尚的事業，爲甚麼神縛束我使我度這一種生活呢？爲甚麼他不給我一種工作叫我可以更多事奉他，同時也可以使我心中希望的得以滿足呢？」

若是我們在默想與禱告的靜時帶着這些問題到神面前來，我們必要得着很清楚的回答，正像神在古時藉着摩西所給以色列人的回答一樣，他要指示我們說，那在我們眼中看爲每日的苦工，正是要成就兩樣絕對不可少的大事，第一就是「使我們自卑」，第二是「試驗我們，要知道我們肯守他的誠命不肯」。

我們不單需要神的教訓，也需要在教訓以外加上磨煉。這樣，我們方能在極卑微的事務上存着忠誠知足的心，卻不因為沒有大事可作便發怨言。我們總是渴望作大事，我們因有大事可作就越發驕傲高興，神十分知道我們，所以給我們平常而且卑微的事工去作，為要藉此潔淨我們，去掉我們的驕傲，免得我們陷於誇張的罪惡中。

這種磨煉也是為要一試驗我們，要知道我們肯守他的誠命不肯。一要看我們是否單單尋求要遵行他的旨意，卻不隨從我們自己的意思。在一千人中也難得有一個人是堅決自卑的定意，只要順服神的旨意，沒有少許別的目的。若是我們都能這樣作，全世界必定沒有一個不快樂的人了。因為我們不喜悅神現今在我們身上的安排，只一味渴望得着別種的生活，我們

便在夢幻中度生活；殊不知信徒並不是藉着夢幻能成聖，乃是藉着戰爭方能成聖。古時以色列民在西乃山聽神說話的時候，他們似乎看見了那不久便得着的偉大而且尊貴的生活，他們將自己奉獻與神，並且起誓要在每樣事上順服神的旨意。但是過了沒有多少時候，他們就因着在曠野行走這件艱苦的事發出怨言來。其實必須這樣走過曠野方能實現他們所盼望的。我們在神面前所發必要順服的誓言在那裏呢？我們所立凡事要照神旨而行的約在那裏呢？只想望怎樣使生活達到一種高尙的地位與作成這事完全是兩件事。在我們觀看我們的夢景的時候，神用一種更好的方法來待我們。雖然我們看不出他的意思，他確是要訓練我們，使我們藉着這些在不適宜的境遇中很平常很勞苦的工作學習自卑與忠心；這些要緊的意思在我們

單獨與神晤對的時候他就立時指示我們。

此外還有一樣更容易使人灰心的事，除去藉着安靜與神晤對，沒有別的方法能這樣幫助我們完全勝過牠；這種灰心不是因為我們生活中細微的事務而起，乃是因為我們希望爲神的公義在世上作些事工卻不得成功而起。這種灰心常是演進而爲失望，我們便喊道：「但願我有翅膀像鴿子，我就飛去得享安息。」這就是一個完全灰心的人所發的呼聲，但這不是說一個世俗的人，也不是一個僅因憂苦叢集而失望的人，乃是說一個與罪惡的權勢相抗爭屢屢失敗以致厭倦的人，他盡力抵抗環繞他的一切罪惡，希圖戰勝種種不義，不幸他發現他的勞力處處遇見阻撓，他差不多失望再不想去戰爭，他大感苦痛的說道：「我所勞力的都歸於徒然了，難道神的工作只

是使我遭遇痛苦與失敗麼？神不能使我得着比這個更良好的效果麼？」

今日在世界上有許多這樣的人；這些人是熱誠的基督徒，他們很渴慕神的道，但是他們因感覺到他們的勞力都是歸於徒然，所以大大憂愁；他們不是因世界而厭倦，不是因罪惡而厭倦，也不是因憂愁而厭倦，乃是因戰爭而厭倦；環顧各方面的困難，想到自己這樣軟弱，怎能抵抗罪惡潮流的衝擊；再向前看那擺在前面，尚不知幾時方能完畢的戰事，越看勇氣越減少，於是他們不免因想到戰爭無望得勝，便退縮了。常使人喪膽的不是戰事的劇烈，乃是戰事的持久。因着戰事總無止期，一點看不見得勝的結局，以致許多真實作基督兵丁的人呼喊道：「但願我有翅膀像鴿子，好飛去得享安息。」凡向基督對於這世界的使命表真實同情的人，有時因為覺得要用信心與愛

心的方法得世界歸與基督似乎是徒勞無功的，不免要大大灰心。

現今我們不要再容這種失望存留在心中，乃要將牠帶到與神相交的隱密處，不久便可看見在那使我們失望的景況中顯出一種不同的現象來。神論到這事說甚麼呢？神怎樣回答我們這厭倦的嘆聲呢？他只告訴我們想到基督。有誰的戰爭比基督的戰爭更苦呢？有誰遇見使人灰心的事比基督所遇見的更甚呢？又有誰戰爭一直到底像他那樣呢？在他未曾來到世界以前經上有話論到他說：「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土施行審判。」他已然實踐了這些豫言。他曾等候他的勝利有一千九百年之久，現在仍然等候。他不灰心，也不喪膽。一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基督所有那種總不失望的樣子實在足以使我們這稱爲與基督同工的人因灰心而自

覺慚愧。只有基督能解決我們一切的失望。若是他，也說過我們常說的話，有過我們常有的感覺。若是他因爲看見自己的成功這樣微小，便放下他疲乏的雙手，止息了他的戰爭，將有甚麼景况呢？在他的工作差不多將完畢的時候，他對於他的一生所有的回憶是甚麼呢？「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不過是這個，但這已經够了。我們中間還能有人想望說的比這個更多麼？我們喊叫說，「有翅膀就好了，我便飛去安息！」若是基督也曾這樣說，救贖我們的工作將怎樣成就呢？我們若能像他那樣作成交付我們的工，將美好的仗打到底，方可得着他所得着的翅膀。現今我們當穿上軍裝。若是我們能忍耐，到了時候就可得着翅膀了。

然而現今我們並不是不能得着翅膀；但不是一種能幫助我們逃脫一

切患難的翅膀，乃是一種能幫助我們勝過一切患難的翅膀。『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這種應許並不是爲遙遠的將來，這乃是一樣現今就可得着的應許；這個應許的每一部分都要成就在那等候神的人身上，必要有高飛的日子，我們要升到離開世界很高的所在，以致我們能覺得好像我們永遠與世界上的憂慮並試探分離了，那時我們不單能跑到生活中的煩惱前面，而且要飛到這些上面，覺得這些好像從來未曾存在一樣。神是要我們有這樣一個時期，但這並不是普通的經驗，就是在最好的信徒身上也不是如此。普通的經驗是一種較爲卑微卻是一樣能安慰我們的，就是這個應許的那一部分的成就，『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這種卑微的經驗對於那些知

道自己並沒有力量只等候神的能力去堅固他們的人，不是像飛翔的經驗那樣可喜，但是牠卻十分有用而且穩妥。

我們當注意這三種應許的次序，因為牠們成就在我們身上常是正按着這規定的次序。我們或者要以爲希奇，想那最高的經驗怎麼放在前面，最低的反倒放在後面；其實這三種應許的次序是正對的。每一個基督徒飛翔的日子大約總是在最初的時期。在他方纔悔改正有「起初的愛心」初嘗神豐富恩惠的時候，他常是升得很高，遠超乎世界之上。他從來未曾覺得這樣完全脫離世界的縛束，從來未曾有過這樣大的喜樂和順服；他所有熱烈的感情似乎將他帶到天上的門前。

但是不久因爲神召他去戰爭，去作地上的工作，他便從那極快樂的地

步降下來，他慢慢方明白，只要他能「存心忍耐，奔那擺在前頭的路程」，已經感恩不盡了。

再過些時，他必要更加自卑了。在世界上和他自己裏面所得一種更大的經驗指示他說，不住的「奔跑」也是他所不能久持的。這時他又進一步明白，就是能常與神一同「行走」，倚靠神永久的膀臂，直至走到天程的盡頭，已經是感恩不盡了。他明白自己並不能飛過，也不能跑完。他因着主的杖，保守他不傾跌，便覺喜樂。他必要說，「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但是他去倚靠神的時候，他便發現神的能力，使他能以完全得勝。正像他當日能飛翔的時候一樣。

我們離開神獨處，思想這種種使人灰心的事，總不免大受打擊與痛苦。

但在我們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牠們便立時都不見了；因爲那時我們是用神的目光看這一切，用神的權衡去稱牠們，用神的準繩去量牠們；當我們在神的光中察驗這一切的時候在我們裏面便生出一種偉大的希望，一種偉大的勇氣，與一種偉大的平安來。

## 第十六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發現工作能力的來

### 源

若是我們因自知無力在世界上作神的見證爲神作工以致喪膽，那樣最要緊我們必須尋覓我們無力的原因。然而這是我們常覺得很難明白的事。我們很痛苦的感覺到自己的軟弱，別人也像我們這樣看出這事來；但是牠的原因是甚麼，或是怎樣可以除去這種軟弱，我們卻說不出來。

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一個合適的地方，就是神面前的隱密處。在那裏我們可以將自己完全顯露在神的眼前，並且懇切自卑的等候聽神對我們所說的話。那時我們所得的解決大約是這個，我們怨恨自己太軟弱不能多爲神作工的時候，他告訴我們說，在實際上乃是我們太強壯，以致他不能用

我們，我們實在不清楚知道自已的軟弱，不然，我們必定將我們那自恃的心完全丟開，等候神的能力臨到我們身上，使我們有資格可以服事他了。在我們生活中一切的動作與言語後面，我們需要一種不是出於自己乃是從神來的能力。我們必須先得着這種能力湧進到我們裏面，然後方能再將這種能力從我們裏面發出去；只有在我們安靜等候神按着神的旨意向他祈求的時候，這種能力方能臨到我們。

無論我們心思或舌頭本來的能力是怎樣的，若不是神聖靈的能力來到我們身上，使我們所有的能力都成爲聖，我們決不配事奉神。真的，若非神的能力臨到我們，我們決沒有能力去作任何屬靈的工作，就是最卑小的事工也作不成。可惜我們差不多從來未曾徹底明白這事；因此，攔阻我們使我

們不能被神所使用的大原因，不是我們的軟弱，乃是我們自以為剛強。我們若倚靠我們自己的智慧，才能講解，辯論，種種的能力，便是不顧一種根本的真理——「我們的能力乃是出於神」。

當一隻輪船在江口沙灘上擱淺的時候，牠自己的能力決不能使牠移動。若仍一味勉強去移動，牠本身機器的能力只能使牠受到損傷，那麼，怎樣呢？牠必須等候神的能力。就是漲起來的潮水的能力。這種偉大的能力要很容易而且很急速的成就船自己的能力所不能成就的；這不過是一個比喻，顯明人的軟弱只有等候神的能力。

許多傳道的人知道這便是他們惟一可倚賴的。他們屢次有過這種經驗，他們想他們的理論與口才已經足敷使他們所講的有能力了，不料竟是

完全無用，並未曾在一個聽的人心中發生真實屬靈的果效。及至有一個時候，他很痛苦的感覺到自己的軟弱，樂意作一條運河使神的能力可以在其中湧流。那時他自己雖然覺得他所講的道是很貧窮，幾乎使他慚愧不敢去講，神卻大大的使用了他。我們一切本有的能力都能被神大大使用；但是我們必須看這些，不算甚麼，奉獻自己單單作神能力的運輸器，容神照他的旨意使用我們，若是他能得榮耀，就是我們自己受羞辱也是心所情願的。

因此我們敢斷定，我們在神的工作上沒有能力是有三個緣故：第一，我們不殷、安、靜，以致神不能到我們這裏來；第二，我們不殷、空、虛，以致神不能使我們充滿；第三，我們不殷、聖、潔，以致神不能使用我們，叫我們得尊榮。

在許多聖經的比喻中有兩個很有教訓的比喻清清楚楚的顯明這理。

其中一個比喻是將聖靈臨到我們比作露水降下。另外一個比喻是將基督徒比作神自己所作成的器皿，神要使這器皿被充滿，並要照着他自己的意思使用。

一、我們需要安靜好容神到我們這裏來。聖靈恩惠的感力臨到我們心中，正像露水在夜間的寂靜中臨到下垂的植物一般。植物不能製做露水，牠只能等候露水，吸取露水，露水總是懸在空氣中，緊挨近植物；但是若非有兩個條件都適合，牠就不落下來——空氣必須靜，植物必須冷。我們若要得着聖靈的恩惠從天上降下，復與我們，也是需要心靈安靜；人生的狂熱必須低落，因為這從上面來的能力只有在我們的心冷靜安穩的時候方能降下。

二、我們需要空虛好容神使我們充滿。保羅在他寫給提摩太的書信中

用一個很有興趣的說法述明神在每一個忠實的基督徒身上所有的旨意，他說，「作貴重的器皿，成爲聖潔，合乎主用，豫備行各樣的善事。」這比喻是一個很尊高的，但也是一個很卑微的。牠指示我們說我們被召所到的地位是何等高尙——在神的家中作「貴重的器皿。」牠指示我們說我們在神的家中所任的職務是何等高尙——「豫備行各樣的善事。」但牠又指示我們一個意思，使我們一想到這意思立刻就將自恃與驕傲的心全然除去——我們不過是「器皿。」神照着牠的意思造成我們，又照着他的意思使用我們，我們自己本是一無所有，不過是神所用的運輸器，將他所給我們的接受了來，以後再運輸分散出去罷了。

我們這一方面的困難，常是不願意只作器皿，卻不作別的。我們總是不

穀空虛的，以致這「大戶人家」的「主人」不能照他所願意的使我們充滿，而且使用我們，得在主的手中作器皿，真是一件極尊貴的事。將那本來不過是「可怒的器皿」變成「蒙憐憫的器皿」，又將這蒙憐憫的器皿作成「貴重的器皿」，使牠有偉大的用途，充滿恩惠去分散與多人，這真是奇妙的恩惠。但是我們畢竟要了解我們不過是器皿——樣式不同的器皿，有的是杯，有的是壘——製造不同的器皿，有的是光面未加雕飾，有的是細工刻花著有色彩——原質不同的器皿，有的是金子和銀子，有的是木與瓦——用途不同的器皿，有的用途廣，有的用途狹，有的時常使用，有的偶然一用——但攏總都不過是器皿，在神未曾使牠們充滿以前都是空虛的器皿，他看着怎樣使用好就怎樣使用，若是他現在不要使用，就將牠們放在架子上，我們都了解而

且承認這事麼？我們豈不是常常願意被他使用去作我們自己所喜悅有榮耀的大事，盛貴重的香料，卻不願意他用我們作那卑微而不能榮耀我們自己的事麼？

三、我們需要聖潔好使神叫我們得尊榮。「貴重的器皿」是「分別爲聖」的器皿，這器皿的裏面已經洗濯得極清潔。這器皿是分別爲聖專爲神使用的。這是神的器皿最重要的特點。聖潔的主怎能用不潔淨的器皿去盛那一清潔的生命水？使乾渴的得滋潤，或是盛天國的酒給那些困苦的人喝呢？

基督徒能力的大小與基督徒聖潔程度的高低有正比例。縱然我們是最好看最精細的器皿，只要有一樣未曾滅絕的情慾，不論牠是屬乎肉體或

是屬乎心靈的，或是有一樣存留在我們心裏或生活中的罪惡，就能攔阻我們不得神的使用。

「除去銀子的渣滓，就有銀子出來，銀匠能以作器皿。」是所羅門所說智慧言語中的一句，裏面屬靈的教訓意思很深，牠的意思豈不是說，「除去心靈和生活中一切的污穢，成爲一個聖潔的器皿，神就能使用我們。」麼？神在古時傳給以色列民的律法中有話說，「要用潔淨的器皿，盛供物帶到耶和華的殿中。」若是不潔淨，牠就要成爲得不着喜悅的器皿，盛在其中的供物必不能在神的手中蒙收納，這條律法在基督的律法書中仍然存留。

神指示我們好幾個理由，使我們知道爲甚麼我們在他的工作上沒有能力。這些話都能大大責備我們，激勵我們，但在我們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

我們方能聽見。正是在大數的掃羅深深自責，並且自覺失望，將他舊日的自恃完全倒空的時候，主耶穌對亞拿尼亞說：「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若是我們能像他那樣倒空自己，我們豈不能像他那樣「被聖靈充滿」麼？

## 第十七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屬靈的願望更加熱

烈起來

當我們在隱密處暫時離開人生思慮煩擾的迷霧，上升到山巔安靜清潔的空氣中的時候，我們所發現的大事中有一樣，就是我們看出我們平常的生活太低於我們所當有的生活；我們沒有照神要我們作的支取神豐富的恩惠；我們應當比平常更多有喜樂更多成聖潔。正是在靜時的寂靜中我們聽得最清楚神的呼喚，叫我們去尋求一種更高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有一種更高的經驗，更高的目的，更高的喜樂。

我們應當在經驗中，升到更高的地步，神恩惠的豐富，有多少差不多是我們不知道的，在基督裏有多少屬於我們的，我們從來未曾看爲我們個人

自己的！我們說一個基督徒得以完全享受他由於與基督聯合所來的福祉是他的特權，這種說法實在是不足。這不僅是他的特權，乃是他的本分。我們不但可以「藉着他的靈，用一切的大能，使裏面的人得着堅固。」「大有盼望。」「被保守在完全的平安裏。」而且應當這樣。但是我們確實尋求這個麼？我們果真得着了這個麼？若說大多數的基督徒不過是僅有一口生氣，這種說法是太殘酷麼？他們心靈的脈搏是微弱的；他們心靈的進步是遲緩的；他們少有屬靈的勝利；他們缺乏屬靈的喜樂；他們的信心沒有力量；他們所看見的都是幽暗；他們從來未曾看見充分的日光；在他們上面常是有雲霧掩遮着。

有這種貧窮瘦弱的經驗一定是較比完全沒有恩惠的經驗強一些；正

好像一個病人比一個死人強一些一樣。但是基督來在我們身上作拯救的工作的時候，他並不是使我們脫離死亡而進入病痛，乃是使我們脫離死亡而進入一種完全快樂的生活。爲甚麼我們不享受他所給我們的那可靠的地位呢？基督既然已經復活成爲一個得勝者，也要使我們與他一同勝過罪惡死亡與陰府，爲甚麼我們常常帶着一副愁苦的面容，懊喪的目光而生活呢？看見我們憂鬱的面容，聽見我們所發悲觀懷疑的聲音，誰能想到我們就是神的兒女，要去承受那爲我們死而復活並且永遠活着的基督所給我們豫備的那榮耀的自由呢？

耶穌從墳墓中出來的時候，未曾帶着墳墓中的衣服。拉撒路曾帶着這些，許多基督徒也是這樣帶着。他們確是復活了，不過在他們的衣服上還帶

着墳墓中的氣味。他們有「生命」，但是他們沒有「自由」。他們有生命的實際，但是他們表現不出新生命的喜樂來，爲甚麼要這樣呢？爲我們自己的緣故，我們需要他所給我們的那完全的平安；爲我們要有能力得人的緣故，我們也有這樣的需要。若是我們僅僅喘息着生活，我們就不能藉着我們的生活大有能力的告訴別人甚麼。在我們裏面平安的井泉必須先滿到沿邊，以後方能湧流出來，使四週的人得着益處。若是我們自己立在光滑的石頭上，戰慄恐怖，難保自己的安全，雖然我們站在比別人略高一些的地方，我們也不能將別人從黑暗的坑中拉出來。

在神的腳前爲罪懊悔固然是好，但是，因悔改而蒙憐憫安臥在父的懷中更好。爲罪所流的眼淚是好的，但是，因着那拭乾我們眼淚的手而發的讚

美是更好的。那個稅吏所發的哀求，「神啊，開恩憐恤我這個罪人。」是好的，但是他回家去被稱爲義以後，在心中所發的歌聲是更好的。「坐在末位上。」似乎不配坐高位固然是好，但是聽見主人說，「朋友，請上坐。」以後便毫無疑懼一與他一同坐在屬天的地方，「是更好的。」

有許多熱心的基督徒實在希望到這種地步，但是他們有一種不能勝過的困難，就是他們深深覺得自己是不配的。這就是因爲他們與他們所稍微倚靠的基督相離太遠的緣故。若是我們更完全明白他愛我們的原因，我們就必曉得實在不是因爲我們配接受他的愛。我們的罪都被發現以後，或者要使我們驚異，但是不足使他驚異。他從起初就知道我們是怎樣十分的不配，然而他還是愛我們——愛我們只是因爲他自己的緣故。既是這樣，他起

初愛我們就不是因爲我們的緣故，乃是因爲他自己的緣故，他就能仍然繼續着爲他自己的緣故愛我們。若是他起初因爲我們好的緣故愛我們，後來在我們身上漸漸失望，他的愛或者要變冷甚至全然止息。但是他在我們極壞的時候愛了我們，當我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的時候愛了我們，他知道我們後來將要如何，還是愛了我們；「恩惠」兩個字便解明了這件奇異的事實。我們的盼望不是倚靠我們自己的信心堅固，我們的德行不改變，乃是建立在神永不改變的恩惠上面，這恩惠是始於愛又終於愛的。

我們又當在盼望中升到更高的地步。「恩上加恩」是神應許我們的，但惟獨「照着我們的信」神賜恩惠與我們；那些拿最大的水瓶到泉源來的人，便得了最多的福祉，我們越少盼望從世界得甚麼越好；我們越少盼望

從我們自己得甚麼越好；但是我們越多盼望從神得我們就必定越富足，越聖潔，越喜樂。當神對我們說：「你要大大張口，我就給你充滿」的時候，我們所盼望的乃是這樣稀少，他一定要感覺不快。我們應當盼望得着他的每一樣應許成全在我們身上，無論他是怎樣大；爲要得着這個，我們需要一種更簡單更像小孩子的信心，過於需要一種更堅強的信心。

最要緊的我們需要在與神交通上，升到更高的地步。這是一座高山，好像巴珊山一樣。這座山不怕人登得太高。一個升到最高山頂上的人，得着心靈中何等奇異的一種振奮！他在那裏感覺到何等靜默，又是何等遠超過下面的事物！我們真哀憐那些從來未曾感覺着山頂上的興趣的人。無論那一個，升到與神靈交的聖山高處的人，必定得着與這個相同的感覺。若是

這下面世界的思慮擾亂我們，我們只要升到這座山上，立時便可得着天上的寂靜，這種寂靜是思慮憂愁所不能侵犯的。若是世界上的試誘勝過我們，就是因為我們太生活在下面的緣故。我們若是升到高處，那試誘者的聲音就不能達到了。

與神有高處的交通又要使我們發光如同使我們寂靜平安一樣。天上的光要更長久存留在我們的心中。山谷中已經變為幽暗，較低的山上已經沒有日光的時候，在最高的山峰上仍可以看見落日的光輝。再過些時候日光從最高的山頂上也消失了以後，我們在那比山頂更高的雲影中仍可以望見鮮艷的光耀，好像天使在空中展開他們的衣服一般。再過些時候雲中也失去了牠的光耀，但我們若能升到雲彩的上面，越過地球的黑影，我們必

要得着完全的日光，沒有一時的間斷。

照這樣，我們若願意我們的內心完全得着變化，我們的生活被神面前的日光所超拔，我們只要尋求在神面前的隱密處與他有更高的交通，並且更歡躍着生活在「上面的事」當中，因為在神的面前憂苦不能包圍我們，罪惡也是不能存在的。



## 第十八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生命的餅成爲最甘美的

在隱密處我們需要作的事不只是與神談話，更需要聽他對我們談話。在那裏我們可以聽見他在聖經中所發的聲音，這聲音從神那裏帶來一種消息，是一凡有耳可聽的都應當聽的。我們是否照我們所當作的真實重看這本神的書呢？我們是否真實的明白牠呢？我們是否照神所要我們作的去應用牠呢？我們是否以牠爲我們心靈每日需用的食物呢？

這真是一件令人驚愕的事，竟有這樣許多自稱爲基督徒的人不明白這部寶貴的書！在各教會中有許多人除了每週一次在禮拜堂中以外從來未曾打開過他們的聖經。就是在那裏也有明顯的憑據證明他們一點不熟習聖經的內容。他們以不知道最近的新聞和最新出版的小說爲可恥，卻不

以不知道神的話爲可恥。我們與一個人談到屬靈的事的時候，很容易知道他是否熟習聖經。有許多在世上有智慧，受過高等教育，精通古今文學，研究過一切深奧學理的人，一談到靈界的事實，便常常成爲極無知的人；這就是因爲他們從來未曾讀過那本詳確講論靈界事實的書。聖經對於他們不僅是封閉了的，簡直是一本死書。

今日的教會對於讀經的功夫真是比從前大見減少。在許多基督徒的家庭中關於宗教的文字差不多代替了聖經。在家庭中研讀聖經，注重經訓，漸漸成爲過去的事；因此方演成今日信仰與德行一齊墮落的現象。

我們常聽見人說我們太過於重看聖經；太過於崇拜聖經；他們又說，以聖經當偶像去崇拜，同以別樣的事物爲偶像是一樣的有害。但是這些崇拜

聖經的人在那裏呢？我巴不得找着這些人，好同他們住在一處！因為最多數的人不是太多注重聖經，乃是太少注重聖經。他們念誦的太少，查考的太少，信的太少，行的太少。我願意走很遠的路去找一個真正崇拜聖經的人，因為近處沒有多少這樣的人！

有許多人看聖經不過是一個古物陳列所；又有一些人以聖經爲爭辯利器的府庫。有人抱着批評的態度去讀牠；有人抱着懷疑的態度去讀牠；又有人讀牠不過是機械式的，好像做一件工作一樣。讀聖經像在外鄉的兒童接讀家中所來的信件的人是何等少呢？若是我們要得着聖經真實的效益，我們必須照着神要我們用聖經的方法去用牠，以聖經爲我們飢餓時的食糧，乾渴時的飲料，患病時的藥品，創傷處的膏油，怠惰時的教鞭，幽暗中的光。

亮，愁苦時的安慰，行程中的嚮導，步履前的明燈。

以上這些用途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樣。我們需要神的話作食物。惟獨藉着這食物我們屬靈的生命方能得着養育，方能發長。許多人身體軟弱患病就是由於「營養不足」一切屬靈的力量與生機也都仰賴屬靈的滋養。物。不論在那裏我們看見一個軟弱的基督徒，就可確知他必是缺少食物。身體的營養所需要的兩件事也是心靈的營養所需要的。

第一件事就是食物必須自己享用。食物只在我們外面——一樣可看可慕但未曾嘗着的東西——與我們沒有甚麼益處。我們必須將牠喫到裏面。耶利米有話說，「我得着你的言語，就喫了，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樂。」我們不能請別人代喫。喫乃是必須我們自己享用的一件事。

以後還有再進一步的程序——食物與我們身體裏的各部分融合。食物變成肉和血再從身體的各部分——晶瑩的目光，鮮紅的面容，堅韌的肌肉，強固的骨骼，活潑的神經，敏捷的頭腦——顯露出來。若是我們真實享受了神的話，牠也要與我們的心靈融合，然後再顯露出一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以及一個強壯健康的心靈所有一切別樣的特點。

我們一切的人都需要每日的食料，沒有一個人能在例外。老年人與青年人一樣需要，軟弱的與強壯的一樣需要，君王與乞丐一樣需要，哲學家與嬰孩一樣需要。生命藉着食物得養育這件事在哲學家身上是與在嬰孩身上一樣的簡單。若有智慧的人不肯屈就這件簡單的事，他必要與一個不肯喫東西的嬰孩一樣的餓死。照樣，無論怎樣有學識怎樣偉大的人物，若是

不肯用那存到永生的食物養育他自己，誰也不能有一日保守得住他心靈的健康。

但是又急遽又輕忽只在聖經的表面上讀過一遍是不能使我們的心靈得着滋養的。一位古代愛慕聖經的人曾說：「我要默想你的訓詞。」這是比較單單去聽更深一層的事。我們需要細細思想，直等到我們覺出來這是從神而來特別給我們的信息。正像奧古士丁說：「這水要一次喝，兩次喝，三次喝。」常是必須到第三次喝，第四次喝，方覺出牠是何等的甘美，何等的補力。但是這種「默想」需要安靜，惟獨在寂靜中心靈方能真與那位隱密的神相接近。在聖經中顯明他自己的這位神，也將自己隱藏在聖經裏，必須藉着那在「至高者的隱密處」所發的光輝，先將他顯明出來，我們方能看見他。

在下面的幾句話裏我們能看見「默想」所成就的。「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我比我的師傅更通達，因我思想你的法度。「你的言語在我上腦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你口中的訓言與我有益，勝於千萬的金銀。」每一個虛心被聖靈教導愛慕聖經的人，必仍要從心中響應這些話。但是愛慕聖經的心是與我們的經驗一同長進的。在聖經中有許多真理，若不是我們自己生活中的經驗，使牠對於我們成爲一本活書，我們就總不能了解。從神那裏來的許多奇妙的消息，必須等到苦難的烈火將牠們清清楚楚的向我們信心的眼睛顯明，我們方能明白。正好像一封用隱墨水所寫的信，必須在烈火的大熱上烘過，方能看出來一樣。許多人從來不知道聖經能爲他們作甚麼，直等到他們家中的光亮全然熄滅，在爐火旁只有一把空椅。

他們流着淚拿起聖經去讀的時候，方知道聖經的效用。

這是我們自己屬人的經驗；世上曾有甚麼人比基督耶穌更多明白聖經更多喜愛聖經呢？在他以前和以後沒有人像他那樣心中多思想口裏多述聖經上的話，然而他自己從未有一本聖經！如今基督徒的家庭中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一本聖經。我們都有自己所常用的一本，在上面我們畫記號，加標點，常常携帶着以供參考。基督沒有這樣的袖珍聖經可以隨身携帶着，然而沒有人像他那樣明白聖經。他曾費去許多時光在會堂中讀那放在那裏的聖經，他也用心去記憶，直到他都十分熟習，以致他沒有一刻不用牠去打敗他的仇敵，教導他的門徒，或是安慰他自己。我們在讀聖經的時候，看到幾段經文，因他曾引證過，就使我們確知我們是用當日他曾用過的器皿來飲

這生命的水，這時必定更覺有趣。

若是有人能不用聖經，他能，但是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多靠着聖經生活。他在聖經中各處都可以尋見他自己的肖像繪在裏面——那位聖潔者，那位自卑者，那位被厭棄着，那位被釘又復活者，那位受苦又得榮耀者；並且他自己去成就那一切論到他所寫的話。我們也必須在聖經中找着我們自己的肖像，我們在殘缺和罪惡中的肖像，神要我們藉着他奇異的恩惠所成就的人生的肖像；我們應當去成就經上所表現的那種最高尚聖潔的生活。當我們照基督的樣子去用聖經的時候，我們也必得着他從聖經所得的效益。

但是爲要在聖經中得着這些好處，我們實在需要安靜的時間。只有在我們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這隱藏的嗎喲所有完全的甘美方能嘗着。在那

裏一面念一面思想，不論牠是教導我們學義，或是在憂苦中安慰我們，我們必發見在甚麼地方都沒有能與這書相比擬的。除了聖經以外，一切別的書至終都要使人感覺乏味。惟獨這本書我們可以携帶着進入將死的人的屋子與憂傷的人的家庭。若是這本書一旦從世界中被取去，將要有多少憂傷的人感到極可怖的缺乏！又將要有多少人的腳走入他們從前所未曾走過的更深罪惡的路途！既知道沒有別的事物能以代替牠，我們的手便應當每日牢牢的握住牠，我們的心常常帶着新的喜樂去思想牠，直等到在天上神的光輝中我們完全看見並且明白牠的那日子。

## 第十九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一切自私的感覺都被驅

### 逐出去

與我們在隱密處與神交通相關聯的還有一種決不可忽略的特權——爲別人禱告如同爲自己禱告一樣。禱告的屋子乃是一個爲多人代求的地方；惟獨這樣方能得着牠完全的好處。當我們最孤獨與神同在的時候，我們必須有許多人在我們旁邊。我們必須將我們的朋友與弟兄帶到那裏；我們必須將那些有罪的人和憂苦的人帶到那裏；我們必須將衆信徒帶到那裏；我們必須將全世界帶到那裏，代替這一切的人對神說話。這是一種被人忘記的本分，也是被人大大輕忽的特權。

神一定可以限制我們只爲自己禱告，正像我們爲自己悔改爲自己信

靠一樣。他在我們爲自己禱告以外還容許我們爲別人代求，乃是證明他的愛心是非常廣大，又證明他是樂意召集我們用我們天賦的同情的感覺與他慈惠的意志同工，在他的福祉所能到的地方使人得福。這些代求的禱告乃是一種特別支取福祉的方法，若是不用牠，福祉便不降下來，至少也要遲延多時方能降下；用這方法我們可以構到許多我們的言語所構不到的人，或是拒絕不要聽我們說話的人。我們常關心一些人屬靈的好處，但是爲他們所費的力都不見功效，有一個最簡捷的方法，就是在恩惠的寶座前求神去作我們所不能作的。許多人悔改許多人復興都是由於這樣隱密處的代禱而來，這樣的禱告在那些被記念的人一點都不知曉。

不但只爲這樣極大屬靈的福祉臨到他們我們應當代求，我們又應當

本着屬人的慈愛的同情，爲他們每日的生活，爲他們的憂慮與危險，患難與快樂代禱，求神用他的手引領他們，用他的恩惠扶助他們，用他的慈愛使他們喜樂，用他的靈使他們成聖，用他的權柄保護他們脫離那些我們看着離他們很近但是他們自己未曾看見的危險。一個喜愛禱告的人最喜歡帶着他所認識的每一個朋友進到父面前，提他們每一個人的名爲他們代求，將他們特別的需要放在神面前；藉着禱告的繩索使他們與自己接近，像使他們與他的主接近一樣。

這些爲別人所發的禱告常有一種很有益的效果臨到我們自己身上。牠要使我們更多注意我們所代禱的那些人的事，更多爲他們勞力，更多謹慎我們自己，恐怕在我們身上有甚麼事物攔阻我們的禱告以致不能發生

效力。我們爲自己所發的禱告，有時未曾蒙神的垂聽，因爲牠是自私的禱告。約瑟在埃及對雅各的衆子所說的話，神或者有時要對我們說：「你們的兄弟若不與你們同來，你們就不得見我的面。」在約伯的故事最後的一段裏，有幾句話是含有深意的，那裏說：「約伯爲他的朋友祈禱，耶和華就使約伯從苦境轉回。」這幾位朋友就是從前很忍心去誤定他的罪，嚴厲反對他的人。

不久我們隱密的禱告，必須再擴大範圍，包含着全世界。我們要作「呼籲耶和華的，」不要使他歇息，一直等他使他的國來到。正是因爲這個緣故，基督在天上隱密處禱告，我們也要在這事上「與他同工。」好像在許多別的事上一樣，一位在上面時時代求的基督，與一些在下面時時代求的門徒。

聯合起來，一同不住的禱告，直到「神的名在地上被尊爲聖，他的國降臨，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樣。」

但是在禱告的屋子中這一切與另外的一件事相比還算很容易的工作，這另外的一件與這一切同是我們所當擔負的，爲個人的親族朋友禱告，爲一同信奉基督的人禱告，爲全教會禱告，爲許多黑暗無知憂苦罪惡中的人禱告，都不及存着愛心爲那些靠近我們居住抱着輕視與忿恨的心天天苦待我們的人禱告更爲困難。

或有人想叫我們爲我們的仇敵，我們的對頭，毀謗我們的，逼迫我們的，出惡言誣陷我們的，始終用惡意待我們的，在各樣事上厭棄我們的這些人去禱告，難免陷於慈愛過度的弊病，但是爲這些人禱告乃是基督所說最清

楚的教訓中的一條，「要爲那陵辱你們逼迫你們的禱告。」他發那條命令的時候，他十分明白他說的是甚麼。他知道若是我們存着愛心爲他們禱告，就必不能因他們的惱恨惡意與輕視報復他們。他知道能幫助我們勝過他們的惡，阻攔我們不至發怒，不至爲惡所勝最快的方法，就是爲他們禱告。正像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爲那些釘他的人禱告一樣。一個敬虔的人有一次在他的日記中寫了幾句話說：「有許多人若不是因爲損害過我，在我的禱告中恐怕總不會特別的提到他們。」這正是他的主所有的樣式。對於那些惡待我們的人所發忿怒的感覺，常是阻擋我們，使我們爲自己所發的禱告得不着應允。「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這一條教訓當我們在施恩座前禱告的時候也可以應用。所以若是甚麼時候神的面容似乎是向我們

掩藏起來，進到神面前的道路當我們要進去的時候，似乎是緊緊閉住，我們就嘗試一試，看用爲別人禱告的鑰匙能不能開這把鎖。

隱密處的寂靜也要幫助我們查驗我們自己，看我們自己這方面是否有些原因惹動別人用惡意待我們。在神面前的隱密處若是我們能改正我們對自己所下過於看自己好的判斷，我們便也能改正對別人所下過於嚴厲沒有同情缺少愛心的判斷。我們可以帶着對於得罪我們的人所發的忿怒到隱密處的門前，但是要在這裏豫備容留牠的地方乃是一件難事。在一天起了涼風的時候，我們安靜而且嚴格的觀察別人惡待我們得罪我們的事蹟，或是我們所揣測他們向我們所懷的惡感，我們必要得着一種奇異澄清的果效，就在那時我們承認爲我們自己的罪，我們有求饒恕的需要。

我們回到家到神面前的時候所得的第一樣福祉就是罪得赦免。重新得着這種赦罪的確據是我們每次屈膝在赦罪的主面前所求的。但是若非我們真實赦免我們的弟兄像神赦免我們一樣我們就得不到這個確據。神怎樣很寬宏的赦免了我們，我們也當這樣很寬宏的赦免弟兄；神赦免我們多少，我們也當赦免弟兄多少——不是七次，乃是七十個七次。——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在隱密處我們安靜回想一日的事，用清涼的心觀察我們在熱血沸騰的時候認為含有輕慢羞辱等等惡意的事，我們最能從主學習這種饒恕的精神。

爲要改正我們自己對於得罪我們的弟兄所發的脾氣，沒有別的能趕得上一個安靜與神晤對的時候更有功效。我們並未曾照我們所當作的看

培養自己有一種好性情爲一件重要的本分。許多人沒有別的大缺點，只是常有性情上的過失，這種過失就足以損害我們基督徒的名譽，遠過於我們所想到的。然而我們常看這是極小的事，我們提到自己生氣的事和所出激人怒氣的言語，便說：「這不過是我的暴脾氣，我以爲牠沒有甚麼大關係。」我們曾否完全實覺出來詳列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裏面的基督徒愛心的行爲差不多每一樣都與我們的情感、和脾氣有大關係呢？神所看爲罪的，我們豈可去分別那個是罪，那個不算罪呢？虛僞、欺詐、淫邪，我們都看爲罪，以這些爲可恥的，但是對於容易發怒的性情，好得罪人的脾氣，驕傲自恃，用惡意猜疑別人等等的缺欠，爲甚麼我們不看爲大罪，卻說這些是微小的過失，甚至說這是我們無法改正的天性上的缺點呢？

我們實在需要改正我們對別人所下嚴厲的判斷和對自己所下過於看自己好的判斷；沒有別的地方能改正得成功；只有在我們獨自與神晤對的隱密處求那鑒察一切的神給我們能看的眼睛，使我們對別人所下的判斷更像他的判斷，使我們對弟兄的感情更像他那對於我們一切人滿有憐憫和慈愛的感情一樣。

## 第二十章 獨自與神晤對的時候我們明白完全奉獻的喜

樂

在與神晤對的靜時所得特別的喜樂當中有一樣喜樂，就是當心靈寂靜的時候我們能重新奉獻我們自己和一切與我們有關係的事物在神慈愛的手中；惟獨他能「保守我們不失腳」並且「使我們全然成聖」又「使萬事互相効力叫我們得益處。」

我們將自己奉獻與神這件事不是在開始作基督徒的時候一次就作成的。這樣的奉獻應當常常的繼續去作；每日這樣奉獻自己不獨是我們的本分，也是我們的喜樂。這樣的奉獻幫助我們將一切的煩惱苦痛放在神的腳前，遺棄在那裏，就使我們那受過每日的打擊經過每時的試煉與罪戰爭

遭遇失敗的心靈大大得着安慰。

這樣的奉獻又能大大的幫助我們在一日的起首未曾再與世界接觸以前，有一個安靜的時間，在那裏得着一種藉着與神交通而來的能力與智慧——遠超乎我們自己所有的——作我們的保障，然後鼓起我們的勇氣去應付這一日的本分，機會，試煉，與誘惑。

覺出來我們需要將我們地上的事物交託在神的手中是比較容易的事；覺出來我們需要得着屬靈的力量去作那些放在我們手中的重大的本分也是比較容易的事；但是有些比這個更困難的事也是我們所需要的；將我們的魂交在神的手中，好使一切屬於牠的情感，心志，欲望，可以時刻完全受神的管理。

「我終身的事在你手中。」說這一句話是容易的事，但是我們還需要將我們的靈交在神的手中，使在我們裏面的得以完全成聖，並且在我們的靈還未受到攻擊以前就要作這事。因為靈是在我們全體中最易受傷的部位。屬靈的戰爭與人世的戰爭在這一點是相反的，屬靈的戰爭乃是裏面先失守，然後外面便都陷落。要穩固被護衛不遭遇這種失敗，必須有一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穌裏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得着這種能保守我們的平安，便是在安靜時間與神晤對最好的事工與特殊的權利，在那裏我們學習穿上軍裝，在邪惡的日子可以使我們作得勝的人。」

我們靠着自己的能力決不能保守我們的靈不遭失敗。「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但是看守的人若不儆醒卻酣睡，直到

城已經被仇敵奪了去纔知道，那豈不是加倍的禍災麼？所以我們的魂也必須時時被神保守，因他保守我們比我們所保守的更好。我們需要「將保守我們的魂的事交在神手中。」若是我們想望得着安全，必須有神的能力在我們身上，必須有神的手護衛我們。殉道者在火燄中是藉着這恩惠得了大勝，我們中間的任何人也必須藉着這恩惠方能經過世界不被玷污。這兩件事是相同的勝利，只有神的手能成全這事。在基督徒生活的起始我們明白了基督在我們身上所施拯救的能力；在基督徒生活一切以後的程途中我們必須明白基督在我們裏面所施保守的能力。起初我們是被主所戰勝；從此以後，直到末了，我們必須受主的治理。但是必須每日在隱密處求主這樣治理我們，並且順服他的治理，我們方能得着這種真實的經驗。

我們中間大多數的人對於將我們的人生奉獻與基督這件事的方法上豈不都是有一個很大的錯誤麼？保羅寫給帖撒羅尼迦教會的書信上說「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體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他將靈放在最前，將身體放在最後。我們常引用錯了的話，好像牠們的次序是「你們的身體與魂與靈。」這不是保羅所列的次序，乃是正與他所列的相反。我們第一件所當注意的事就是靈的態度，我們第一件所當尋求的事就是使我們的靈得着糾正，以後全體各部分都必要成聖，乃是自然的結果。靈管理魂，魂管理身體，若是我們不先奉獻我們的靈求神管理，不先使我們裏面最高的勢力安排得適宜，被保守得適宜，卻努力要將身體安排得適宜，我們所得的就沒有別的，不過只有失望與想要克服自己的身

體所遭遇的慘敗罷了。

這種進行的程序是不能成功的。我們必須每日先從完全將靈奉獻於我們的主我們的王耶穌基督入手；基督既在我們裏面掌權，他就必管理我們，和我們的心願，我們的計畫，我們的意志，我們的慾望，完全奉獻與基督包含着基督完全管理我們的意思；必須我們承認這是一件當作的事，並且有過這種實際的經驗，我們方能得着那種進入真實奉獻與主的心靈中的喜樂自由與能力。

每一日起始就覺得「今日我又一次生活爲耶穌基督的僕人，每一時都是他的旨意指揮我，」將要得着何等充足的喜樂與力量！既作「耶穌基督的僕人，」我便不敢作罪的奴僕，我必須聖潔像我的主人聖潔一樣，既作

「耶穌基督的僕人」我便不要作人的奴僕；世界的教訓不能管轄我，我也不要隨從世界的指導；我只服從我天上主人的命令。既作「耶穌基督的僕人」我必須去服事人，去幫助他們，安慰他們，爲他們的緣故屈身去作最卑賤的事和我的主人所作的一樣。既作「耶穌基督的僕人」他的僕人在那裏，我必要在那裏；在社會中與人同處，我必須永不忘記我在主面前的僕人的職分。我必須在明處彰顯我是他的僕人，正像在暗處承認這事一樣。既作「耶穌基督的僕人」若是我願意認識他，我只要效法他，照他生活的樣子去生活，步武他的腳蹤。僕人怎樣注視主人的手，看他們的工當怎樣作，再照他們所看見的摹仿去作，我的眼目也要這樣「仰望主」。若是他的工作有時是艱難的，我也必不發怨言；他可以照他的旨意使用我，到了最後，若是我

只聽見他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我就要知足有餘了。

要作這樣一個真實忠心的僕人，我必須每日藉着新的奉獻將我自己交在主全能的手中，這樣我就每日說古人從前所說的話：「我將我的靈交在你手裏，」直到我不用再說的日子，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看見將要臨到的死亡，那時他曾用了這一句話；但是在以前的時代，有一位不是看見死亡，乃是看見人生的艱難與試煉的時候，就說過這句話：若是我的主足以靠着這一句話死，我就更可以靠着這一句話活，因此我說：——

我將我的靈交在你護庇的手裏，求你保守。人生充滿了試探，世界遍佈了網羅，我不能保守我自己，但是你能保守我不失腳；我將自己全交託你。

我將我的靈交在你慈愛的手裏求你安慰。我生活中的憂患或者很多，我涉的河水太深，我經的火焰太烈；我或者不久要經過極大的幽暗，在其中我要失去一切的喜樂，但若是你發微聲對我說，「我仍與你同在，」我就毫無畏懼。

我將我的靈交在你修理的手裏求你使我成聖。若是你的懲罰能使我比從前更清潔，我就樂意忍受。求你隨你自己的意思待我，我要因你的責打稱頌你。

我將我的靈交在你製造的手裏求你使我完全。求你爲你的榮耀使用我，我不要爲自己活。容我自己被除滅，好使基督在我裏面爲大。求你製造我如同泥在窯匠的手中，被製造一樣。我若能作主所使用的，一個器皿，充滿主

的恩惠，使心滿意足，並且你能使我這樣。

若是死亡忽然來到，我要聽見你的招呼，就回答說：「我將我的靈交在你救贖的手裏，求你使我得榮耀。你創造的手製成了我，你護庇的手保守了我，你輔導的手引領了我，你慈愛的手招呼了我，你懲治的手責罰了我，這都是援助我的拯救的手，護衛我的蔭庇的手。我已經看出這都是慈愛的手。我已經證明這手是有力的，因此我將自己完全而且永遠託付你；主信實的神，我將我的靈交在你手裏，因為你已經救贖了我。」

隱密處的靈交終

一九三〇年九月初版  
一九三四年一月再版

# 隱密的處靈交

布面等紙印每冊價銀玖角  
紙面普通紙印每冊價銀叁角

郵費在內

著者

G. H. KNIGHT

譯述者

王明道

刊行者

靈食季刊社

發行者

靈食季刊社

北平甘雨胡同二十九號

